

法國大革命的道德反思——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思想研究

汪采燁*

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是十八世紀後期英國重要的激進思想家。相對於學界對於沃斯通克拉夫特豐富的女性主義思想研究，對於她在德性或政治思想的研究仍然相當少，本文盼能補此研究之不足。本文第一部分從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異議教派信仰脈絡探討其德性思想、共和政治思想與自由理念，進而探討她經歷法國恐怖時期後的思想衝擊。第二部分著重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如何思考政治理想在實現過程中所造成的問題和缺失，批判法國革命推動者的德性程度與愛國精神之內涵，並解釋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為何出現恐怖政治。第三部分指出，沃斯通克拉夫特顯露出十八世紀後期知識分子經歷政治劇變後，對於文明進展和人類可完美性的再思考；她不再支持激進的大規模革命方式，而是改為漸進且務實的改革，透過書籍知識的傳播來教育個人。故沃斯通克拉夫特充實了 1790 年代後期理性異議教派的激進政治思想內容，融合宗教、德性觀、共和理念與實際經驗，回應啟蒙時代邁向革命時代之動盪。

關鍵詞：沃斯通克拉夫特、法國大革命、理性異議教派、德性、愛國精神

*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英國理性異議教派人士(rational dissenters)普遍支持法國革命的理念。¹英國理性異議教派持古典共和思想，強調天賦人權和自由，譴責政治專制，支持國會改革，連署撤銷地方公職法和檢覈法(the Corporation and Test Act)，改變國會選舉方式。1790年代可說是理性異議教派最後一次參與政治意識型態的筆戰，鼓吹政治改革。他們認為 1789 年後的法國快速體現了啟蒙運動以來天賦人權的理想，人們不論階級、性別與國籍都將擁有自由和人權，同時，法國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自由派，逐步實現英國異議教派的政治改革訴求。因此，他們希望英國也能受到法國的鼓舞，邁入改革之路。²然而，多位以法國大革命政治反思為題著書的英國理性異議派人士，極少親眼見證法國大革命發展，更少提筆討論為何法國大革命在 1792 年後

¹ 本文所謂的理性異議教派，指非英國國教的異議教派。理性異議教派反對英國國教的階級體制，和國教與政府間的財政依存關係。此教派訴諸理性和聖經，而非傳統體制的階級權威，其信仰特色與十九世紀之後唯一神派(Unitarianism)一致，反對原罪論，也否定三位一體(trinity)，強調神位一體(unity)和耶穌的人性。十八世紀末葉尚無「唯一神派」此正式名稱，但是信仰內容已然成形，如普萊斯(Richard Price, 1723-1791)普遍被歸類為唯一神派牧師。

² 關於理性異議教派在十八世紀的發展，其自然權利思想、對於理性、真理等追求，參考 R. K. Webb, "The Emergence of Rational Dissent," in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 Rational Diss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ed. Knud Haakonssen, 12-41. Anthony Lincoln, *Som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English Dissent, 1763-1800*. 關於十八世紀下半葉理性異議教派之政治激進思想發展，參考 John Seed, "A Set of men powerful enough in many things": Rational Dissent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England, 1770-1790," in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 140-168.

越見暴力，甚至走向另一種民主專制。例如過世於 1791 年的道德哲學家普萊斯(Richard Price, 1723-1791)未經歷 1792 年中之後法國大革命的激烈轉變；神學家普斯利(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雖於 1792 年 8 月被選為法國榮譽公民，但他未在革命期間來到法國，並且於 1794 年移居美國；其他理性異議教派牧師如佛西特(Joseph Fawcett, 1758-1804)和陶爾思(Joseph Towers, 1737-1799)亦不曾親自經歷革命變化下的巴黎。而 1790 年代至十九世紀初期長期旅居巴黎的英國詩人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 1759-1827)始終以感性的筆法描述法國並支持其革命，未見理性分析。普遍來說，理性異議教派人士未能在 1793 年以後成功解釋或分析，為何看似要體現啟蒙理想的革命會走入恐怖統治。他們多半避重就輕，將革命過程的暴力歸咎於法國舊制度(the *ancien régime*)下的長期專政，也未能成功說服英國讀者法國革命有何展望，或說服英國國會仿效法國式的激烈變革。不同於普萊斯和普斯利等人，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見證了法國大革命轉向激烈和充斥暴力的恐怖時期，其後又行至北歐，旅行經驗讓她深刻地反思革命實踐的過程和缺失。因此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書寫讓吾人認識到兼具激進啟蒙思想和理性異議教派信仰者，在面對激烈政治變革後的思想變化與對於革命現況的反思，也反映出十八世紀末知識分子從極高的政治自信，在經歷劇烈國際動盪後，轉而不確定人能否改變世界。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十八世紀後期英國重要的激進派思想家和作家，在她的政治和德性哲學論點中，常見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和蘇格蘭思想家的詞彙，³顯示她對於

³ 例如政治思想學者薩派羅(Virginia Sapiro)將沃斯通克拉夫特置於英國共和思想脈絡中論述，兼論其思想與洛克和盧梭自然權利思想的同異，參見 Virginia Sapiro, *A Vindication of Political Virtue: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Mary Wollstonecraft*。又如巴克——班費爾德(G. J. Barker-Benfield)也曾討

啟蒙時代英格蘭、蘇格蘭和法國等地區的哲學思想並不陌生。尤其是她對於天賦人權和抵抗權的探討和對於人性、德性和理性的說法，常常採用洛克的政治詞語。但是探究之下，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思想脈絡和對自由概念的討論並非洛克式的；她受到共和思想和理性異議教派的影響更深，強調每個人主動參與政治的自由權。⁴1792年以前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抱持著高度政治理想，相信法國大革命人士正落實啟蒙運動的內涵，也相信在法國大革命的實踐中，這些人士以理性為基礎，展現「實踐德性」(practical virtue)——此想法展現了她接受普萊斯等英國啟蒙思想家的理念。⁵就目前學界研究狀況來看，沃斯通克

論沃斯通克拉夫女權思想中的共和主義脈絡，參見 G. J. Barker-Benfield, "Mary Wollstonecraft: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 Woman," 95-116. 藍道(Jane Rendall)則是強調沃斯通克拉夫的著作中和蘇格蘭思想家的強烈互動，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羅柏森(William Robertson, 1721-1793)、米勒(John Millar, 1735-1801)、卡姆斯(Lord Kames, 1696-1782)等，參見 Jane Rendall, "The Grand Causes which Combine to Carry Mankind Forward": Wollstonecraft, History and Revolution," 155-172.

⁴ 波考克(J. G. A Pocock)和克姆尼克(Isaac Kramnick)曾在二十世紀 80 至 90 年代矯正過去研究 18 世紀英國政治思想時，過度強調洛克思想的重要性和洛克對於民主理論發展上的直接影響，他們不約而同地關注英國在十八世紀下半葉後共和思想的發展脈絡。不可否認，洛克對於十八世紀英國異議教派的宗教態度上有重大影響，相信人不帶有原罪，強調宗教寬容，但是洛克在政治上的影響卻不應被過度強調。參考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和 Isaac Kramnick, *Republicanism and Bourgeois Radicalism: Political Ideolog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薩派羅曾指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也同樣容易讓讀者誤會，過度強調洛克對於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影響。參閱 Virginia Sapiro, *A Vindication of Political Virtue*, xix.

⁵ 「實踐德性」指得是人自主的、發自內心的善；人在自由的先決條件下，

拉夫特在 1790 至 1792 年之間的著作《人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1790)⁶和《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⁷最為人所知，也最多學者關注。1793 年後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激烈推動方式產生質疑，政治態度也出現轉變，反而相當少學者注意到她後期的思想內涵，甚至錯認為她毅然決然放棄法國大革命理想。可能學界重視的是極具原創性和影響力的男性思想家，也可能是沃斯通克拉夫特 1793 年後的思想，激進不若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等人始終主張激烈革命；思想變化又不如麥金塔許(James Mackintosh, 1765-1832)或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等人轉變得徹底，且一無反顧。鮮少學者在分析 1793 年後英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時關注沃斯通克拉夫特，忽略她對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思想和文學家的影響。

此外，在當今英美學界，研究沃斯通克拉夫特者以文化研究為主流。1970 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研究興起，注重多元聲音，以女性主義審視沃斯通克拉夫特身為「女性」和「母親」的性別思想，成為大宗，尤其對於《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高度關注。此類專書論文甚豐。在《女權辯護》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延續《人權辯護》以來對於現有階級體制的批評，並將女性納入關於自由、公民與公民權的論述中，提出女性教育改革，兩性應受相同教育，和女性的天性稟賦和男性相同。此外，她在教育書和小說中的教育理念和家

發展智識，方能做出正確的道德決斷。更詳細的解釋請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⁶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i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⁷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庭觀，或是她在《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96)的文學美學，⁸也成為文化研究的對象。例如女性研究學者凱利(Gary Kelly)在《革命性女性主義》(*Revolutionary Feminism: The Mind and Career of Mary Wollstonecraft*)中強調的是沃斯通克拉夫特身為女性主義者的革命性，論到法國矯情陰柔的社會風俗在法國大革命初期依舊存在，1793年後法國社會轉為殘暴的男性暴力，女性地位和權利始終不被重視，故凱利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以中性書寫方式企圖揉合女性之抒情書寫和男性化論述，⁹就是企求以革命性的中性書寫為歐洲文化帶來「再革命」。¹⁰凱利從文類(genre)切入，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始終充滿革命性，以致他並沒有探討——或是忽略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法國面對政治衝擊下的反思，以及她對於「革命」作為社會和政治改革方式的質疑。對於凱利而言，沃斯通克拉夫特具備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欲建立女性主義文類，故以此概念演繹出完美的《革命性女性主義》論述。筆者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確具備類似今天的女性主義觀點，但是十八世紀的英國尚無女性主義和女性主義者等詞彙，而且沃斯通克拉夫特始終將她對於女性的關懷，放在更普遍的「人的權利」的關懷下。故筆者認為若可破除女性主義的框架，將更能呈現沃斯通克拉夫特諸多著作中深沈的反思與重要性。在十八世紀諸多關於自由的思想論著，若非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性的角色始終被排除在自由思想的脈絡中，而政治

⁸ 後文將《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簡稱為《北歐書簡》。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58-200.

⁹ Gary Kelly, *Revolutionary Feminism: The Mind and Career of Mary Wollstonecraft*, 153.

¹⁰ Gary Kelly, *Revolutionary Feminism*, 153-154, 170.

理論所關切的也一直是家庭和家人關係(私領域)之外的場域。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僅將女性放入政治論述中，也關注所有人的人際關係平等問題，以及日常生活的專制與壓迫，擴大了古典共和主義中對於「人」的論述。

在當前研究十八世紀德性或政治哲學的脈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無論是放在啟蒙運動或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皆非思想研究的主流對象——主流仍以男性思想家為主。此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通常都被放在非宗教的脈絡中審視，如同過去學界普遍忽視英國啟蒙思想家的宗教性，強調啟蒙運動的世俗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德性和共和思想也是被如此解讀。¹¹此解讀方式忽視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更為深層奠基在信仰之上的共和思想脈絡。¹²即使她在法國大革命引

¹¹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宗教立場和思想在 1990 年代以前鮮少被研究者注意。就如 1797 年高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所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信仰，「幾乎完全是她自己所創。但是她並不因此不重視宗教……」。William Godwin,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215.雖然她本身不曾自稱是理性異議教派，也未正式成為教徒，她對於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訴求，在在顯示出其思想與理性異議教派思想的密切關係。直至 1990 年代，學界出現幾位研究者重新去審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宗教性，如史賓斯(Gordon Spence)和巴哈爾(Saba Bahar)指出異議教派信仰對於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強調她的信仰受到普萊斯啟發，另一方面指出，唯一神論信仰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政治思想的一大基礎。參閱 Gordon Spence, "Mary Wollstonecraft's Theodicy and Theory of Progress," 105-127, 和 Saba Bahar, "Richard Price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Wollstonecraft's Feminism," 1-15. 泰勒(Barbara Taylor)也關注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權思想中的宗教基礎，不認同大多數研究者將其《女權辯護》置於非宗教、甚至反宗教的傳統啟蒙運動脈絡中討論。參閱 Barbara Taylor,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¹² 舉例來說，沃斯通克拉夫特關注女性受教權，女性受壓迫問題，是放在她

發國際戰爭，甚至在她親身經歷恐怖統治後，對於共和思想的實踐上有許多檢討，但是終其一生都未曾放棄共和思想。筆者認為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特色。亦由於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少數在 1792 年至 1795 年間身處巴黎的英國異議派人士，其思想脈絡是研究 1790 年代激進人士思想變化很重要的一環，對於近代民主共和理論的發展也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源。即使我們無法將沃斯通克拉夫特定位為極具思想原創性的思想家，但其作品仍然提供世人反思傳統各派自由理論的可能性與不足。

二、政治理念與理念實踐的衝擊

(一)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理念

沃斯通克拉夫特名義上屬於英國國教，但其思想的形成和理性異議教派關係密切。1787 年起，她定居於倫敦紐溫頓(Newington Green)，與吉比斯(Andrew Kippis, 1725-1795)、詹森(Joseph Johnson, 1738-1809)、¹³漢娜·博夫(Hannah Burgh, 1710-1788, 為詹姆斯·博夫[James Burgh, 1714-1775]遺孀)等信奉唯一神論的人物往來，閱讀普萊斯、普斯利、詹姆斯·博夫等學者的著作。沃斯通克拉夫特著作中，在在顯示出理性異議教派的思想內

信仰體系下的政治和社會關懷。她認為，全能且理性的上帝創造了人類，其全體創造物皆是理性且擁有自然權利，以此信仰為基礎，沃斯通克拉夫特理想中的政治體制也不應該與此相違背，強調所有人皆應該擁有自然權利、皆具備理性等基本信念。因此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女性處境的關心，是放在她政治改革的脈絡中的其中一個訴求，不是為了爭取女權而提倡政治改革。

¹³ Joseph Johnson (1738-1809)是激進派書刊的重要發行人，與沃斯通克拉夫特感情亦師亦父亦友。

容，例如她的作品中只講上帝，不提耶穌，也強調人乃是生而平等，以及人性中的理性潛力。

吾人從沃斯通克拉夫特與英國保守派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的筆戰中，可以看到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上深受理性異議教派影響。柏克在 1790 年 11 月 1 日出版《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批評法國大革命與支持法國革命的英國激進分子。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權辯護》於 1790 年 11 月 29 日出版，成為 1790 年代初期「大革命辯論」(The Revolution Debate)中著書反駁柏克言論的第一人。¹⁴柏克在書中批評支持法國大革命者皆是無神論者，沃斯通克拉夫特領先激進分子與柏克辯論人類文明發展和政治體制等議題，並回應柏克稱英國激進分子是無神論者的論斷。她寫道：「我畏懼上帝！」隨後說明：「我所怕的不是祂的權力——我所服從的不是祂的專斷意志，而是祂無誤的理性」。¹⁵據此，沃斯通克拉夫

¹⁴ 英國激進人士陸續反駁柏克，為法國大革命做辯護，如麥考莉、普斯利、潘恩、麥金塔許、高德溫等人。Catherine Macaulay, *Observations on the Reflections of the Right Hon. Edmund Burke,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in 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 The Earl of Stanhope*; Joseph Priestley, *Letters to the Right Hon. Edmund Burke, Occasioned by Hi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 in Thomas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59-153; James Mackintosh, *Vindiciae Gallicae*; William Godwin,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¹⁵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i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3. 她也曾在 1790 年期刊《評析》(*The Analytical Review, or, History of Literature Domestic and Foreign, on an Enlarged Plan*)中指出，將上帝的權威歸結於祂專斷至高的權力，是貶低上帝無窮且永恆的智慧，和分辨善惡、正義不正義的能力。Mary Wollstonecraft, "Analytical Review: vol. 8, 1790," November 1790,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7, 318.

特之所以接受上帝所創的大自然秩序，不是因為上帝的力量至高無上，而是出於信任理性上帝和理性上帝所創之宇宙秩序。她的信仰也成為她支持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礎：上帝是完美、理性、智慧且慈善，故祂創造的每個人皆生而平等，無論男性女性都具備理性的可能。人們為了達到與神相似的境界而發展自身理性，主動追求進步。在此信仰體系下，大自然的發展是上帝意旨的展現，信仰、理性和知識三者發展併行不悖，相輔相成。她在《女性讀者》(*The Female Reader*, 1789)寫道：「以培根、洛克和牛頓，以及許多其他哲學界重要人物作為例子，足以證明宗教信仰和最清楚且高深的知識是完美兼容的」。¹⁶在理性異議教派看來，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認為大自然 / 宇宙為理性的上帝所創，上帝是大自然這本書的第一因和作者，所以了解大自然和了解上帝意旨是一致的。然而上帝所創的大自然尚未臻至完美，此後上帝仍在必要時給予世人預兆。因此，有些理性異議教派人士相信千禧年主義(millennialism)，認為法國大革命就是基督第二次來臨的預兆。¹⁷沃斯通克拉夫特雖未直接說明此信念，但從她對於法國大革命發生後人類歷史發展和未來可完美性(future perfectibility)的樂觀態度看來，她也受到千禧年主義的影響，促使她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支持和渴望。¹⁸

¹⁶ Mary Wollstonecraft, *The Female Reader*,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4, 324.

¹⁷ 關於理性異議教派人士，如普萊斯、普斯利、史東(John Hurford Stone, 1763-1818)，以及同情理性異議教派的歷史學家麥考莉(Catherine Macaulay, 1731-1791)的千禧年主義，以及此信念對於他們政治思想和歷史觀的影響，參閱 Clarke Garrett, "Joseph Priestley, the Millenniu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51-66; Gordon Spence, "Mary Wollstonecraft's Theodicy and Theory of Progress," 109-116.

¹⁸ 關於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神學與進步觀，可參考 Gordon Spence, "Mary

沃斯通克拉夫特相信，在上帝的庇佑(providence)下，個人的不幸是促使人們產生行動，以追求美好未來的動力。她強調人們不應被動等待，必須主動追求進步，社會才會趨向完美。不過，在社會層面上，她並沒有全盤接受千禧年主義和天佑史觀，她認為人類社會中每個階段未必是上帝庇佑下最好的安排。過去歷史中的社會存在許多專制和壓迫，而完美的神不會犧牲任何一群人的幸福。因此，她認為上帝的庇佑是給予個人追求進步之道，以理性的方式在個人德性上和政治體制上主動做出改革。唯有人主動提昇自我，並推動社會改革，方能證明上帝的眷顧。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 1790 年的《人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1790)中寫道：

物質和德性上的惡不僅是可預見的，也在天意的計畫之中……。善者也免不了遇到苦難[即惡]，善者此生的職責應該是將光明與黑暗分離，散播幸福。……上帝的正義可以憑著對於未來狀態的信念被證明；但是，此信念是相信惡會為個人喚出善，不會為一個假想的整體引導出善。整體的幸福必須來自每個組成部分都幸福，否則正義的本質就被一個所謂宏大的安排所犧牲。擾亂少部分人的安逸，可能有利於全體人類的生存。個人為了社會的美好所承受的惡只是片面的，應該要被允許……。而這個階段經歷的片面之惡，若能讓下個階段更完美，這是正義。所有人的父親[即天父，上帝]也只能規範自己孩子的教育。……去假設任何個人的幸福被犧牲，以促進其他

Wollstonecraft's Theodicy and Theory of Progress," 105-127.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進步觀和人類未來可完美性的觀念受到千禧年主義影響，但是她未使用聖經故事作為人類歷史進展的預示，也從未在政治論述上表明她接受千禧年主義。

十個，還是一萬人的福利，就是不虔誠的表現。¹⁹

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評當前社會自以為是的美好狀態，其實犧牲了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平民百姓。她也認為，改革不免造成騷動，影響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生活，但這是追求整體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的必要之惡。

沃斯通克拉夫特顯然受到普萊斯的影響。在他的思想中，強調神意的完美，同時也重視人主動追求進步，實踐德性。普萊斯進一步指出，上帝設計這個世界的計畫是完美的，而現有的惡，也是祂「絕對完美」的計畫中的一環。神不會漠視人間所發生的事件，²⁰祂的善會將一切導向善的結果。²¹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也是人類整體進步的展現。不過，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沒完全認同這位異議教派牧師的理念；她認為惡會為「個人」喚出善，但她沒有從「上帝的絕對完美計畫」來解釋現有社會和政治體制之惡。此處可見其信仰與理性異議教派人士的差異，這在 1793 年後更趨明顯。不過，沃斯通克拉夫特仍然同意普萊斯，上帝給予人們邁向成熟穩健社會的方式，而不是規範已經完美的世界；亦即人們運用理性求知，靠自己的智識和行動追求更好的未來，努力去惡揚善，改善社會弊端。這都是積極且主動地實踐上帝的意旨，見證上帝的佑護。此外，沃斯通克拉夫特不斷強調個人參

¹⁹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53.

²⁰ 普萊斯否認人帶有原罪。他認為人生來就是理性的動物，而理性是用以了解神意的重要途徑。因此他也相信理性、知識和宗教信仰是互相調和的。

Richard Price, *A Review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in Morals*, 184.

²¹ Richard Price, *Four Dissertations. I. On Providence. II. On Prayer. III. On the Reasons for Expecting That Virtuous Men Shall Meet after Death in a State of Happiness. IV. On the Importance of Christianity,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Miracles*, 5-6. 異議派思想家普斯利和麥考莉也有相似的史觀。參閱 Gordon Spence, "Mary Wollstonecraft's Theodicy and Theory of Progress," 108-110.

與公共社會，改善公眾生活，也可見其古典共和思想(或稱公民人文主義)。

必須說明的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講的理性並未排除情感和熱情。雖然她在不同時期對於理性和情感的態度略有不同，大致來說她依循《人權辯護》中的看法：文明是以理性的方式達到「知識的培養，和情感的文雅化」。她也強調理性可以使情感更為精緻，而情感也可以緩和理性帶來的冷酷。²²此外，她的德性思想展現出普萊斯所謂的實踐德性原則。普萊斯將德性區分為抽象德性(abstract virtue)和實踐德性，前者是人為行為或事件表現出的外在結果，或是某人認為他在某些場合應該如何做才是正確的，也就是結果上的善。後者則是出自內在動機上或本意的善，這才是普萊斯重視的德性。²³在實踐德性上，他認為自由是最先決的條件，人有自由才有「行動和決定的力量」，能夠自主決定。²⁴智力(intelligence)則是達成實踐德性的必要內涵，如此吾人方能理性地分辨善惡(good and evil)，也是人類之所以與完全自由、和無理性的低等生物不同之處。²⁵所以，「自由和理性是形成德性的內在力量」。²⁶普萊斯強調人們如何達到德性的境界，若動機不具德性，即便結果是善的，他也不認為是德性表現。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往後檢視家庭內的壓迫狀況、政府政策的善惡、法國大革命的推動上的

²²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39-40.

²³ Richard Price, *A Review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in Morals*, 181-184.

²⁴ Richard Price, *A Review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in Morals*, 181-183.

²⁵ 大自然中許多生物擁有完全的自由，然而牠們無智力，沒有理性做出德性上的判斷；然而，沒有自由的人，也缺乏內度自發的、主動的原則，無法做出自主性的德性行為。所以，智力的表現也是在自由之下才能形成，故普萊斯進一步說明，「自由不表示就有智力，但是智力顯然地需要自由」(though liberty does not suppose intelligence, yet intelligence plainly supposes liberty)。Richard Price, *A Review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in Morals*, 183.

²⁶ Richard Price, *A Review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in Morals*, 184.

問題、西方文明的進程等等，皆是奠基在實踐德性的理念上。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自由概念與德性思想相依相存。人有自由方能獨立，獨立方能運用理性，發展智力，培養準確的判斷力，始具備德性。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也表現出自身經驗的體悟，家庭內的人際關係、權力關係和性別角色，影響她往後思考文明社會與自由理論的方式。她年幼時常為了保護母親以避開父親的暴力，將自己置身於「暴君」(父親)和「受害者」(母親)之間。²⁷她深刻體認到男女在家庭中不平等也不合理的狀態；她既厭惡男性的家長式權威和暴力，也不認同和她母親般軟弱無己見、必須依附於男性的女性。習於處在威權下的人，只會養成奴性，不具理性。她認為，從家庭中即可見到，專斷者危害他人的自然權利，而被奴役者習於取悅他人，亦不具備自由的條件。²⁸在歐洲傳統權威統治下，大部分人習於順從，取悅上位者，也逐漸成為奴性的、「女性化」的人。²⁹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往後旅程中，

²⁷ William Godwin,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206.

²⁸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87 至 1792 年間的書信中屢次提及「自由」(freedom/liberty)和「獨立」(independence)，以及自由和獨立對於自己和人類生存的必要性。1787 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寫給其妹愛芙林娜(Everina Wollstonecraft, 1765-1843)的信中提到，「你知道我不是生來循舊路而走——我本性中一股奇特的決心驅使我前進」，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London, 15 November 1787,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165. 同時她寫給友人詹森的信中表明她「渴望多一點獨立」，不願「僅僅像蚯蚓一樣生存著——不想再卑躬屈膝！」，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Joseph Johnson," Henley, 13 September 1787,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159. 她決定執筆維生，她要「盡力去獲得獨立，並且使自己成為有用的人。」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Johnson," [late 1789/early 1790],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186.

²⁹ 十八世紀英國人常常形容法國人是柔弱、虛榮和輕浮的，是「女性化

也仔細觀察各地家庭和德性培養的問題。她在《人權辯護》中曾說明到，正確的愛國精神就是個人對家庭情感的延伸，但吾人常見父母對待孩子像對待奴隸一般，要求完全服從，否則予以處罰，這樣的親子關係「破壞了最神聖的情感」。³⁰在法國時她抨擊壓迫性的、自私的愛，小如父母對待子女，大至統治者對待人民，皆是非理性表現；受壓迫者無法發展理性判斷力。在北歐時，沃斯通克拉夫特繼續關心家庭中的專制問題。她認為人長期生長在不正常的環境中，得不到真正的情感和理解，即使是暴政下的受害者，也可能變成施暴者。³¹可見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論述中，擴大了傳統知識分子對於個人自由和文明社會的思考：任何地方的人際間不平等和被奴役的狀況，都應當受到關注。

對於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自由是個人的獨立、不受奴役。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權辯護》中，強調自由是小至家庭、大至國家政治發展的先決條件，人們能獨立自主，憑理性發展心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成為有用的公民。她在《人權辯護》中反駁柏克的政治觀點，並為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理念辯護。在柏克的政治哲學中，不講個人自由；而是在嚴謹的法律和各機構中運作的「社會自由」(social freedom)。據他解釋，社會自由或稱為「正義」，³²井井有條的階級秩序才是政

的」(effeminate)。沃斯通克拉夫特也以「女性化」來形容法國人的虛榮、自私和善變。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瑪麗皇后表現出的個性是虛假、自私和不具德性，而這已成為法國的民族性格。

³⁰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21.

³¹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96-97, 161, 165, 192.

³² Edmund Burke, "Letter to Charles-Jean-François Depont (October 1789)," in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vol. 1, 558. 亦參閱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治的基礎，也是文明發展的根本條件。³³反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自由理念，則展現十八世紀英國異議教派對於洛克思想的解釋，以及古典共和思想——「人類的權利不是從他們的祖先得來，而是神所賦予他們的，所有的政府體制都不能破壞此自然權利」。³⁴她強調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受造物，有潛力憑理性和知識做出正確的德性決斷。在沃斯通克拉夫特觀點中，柏克所謂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僅保護了少數人的封建特權，以及特權社會中的不理性和暴政，而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將陸續摧毀傳統階級制度和封建體制，創造出基於自然權利和理性的政治制度。唯有如此，真正的文明方能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未親臨巴黎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辯護展現的是她對於個人和社會進步方式的理念，並非實際上了解法國大革命的革命者與政策。如同大部分 1790 年代討論法國大革命的英國異議教派人士，她沒有考慮到法國革命者是否抱持相同的理性和德性或是宗教思想，而不具備異議教派思想的法國所建立的新法國，是否合乎沃斯通克拉夫特理念中的至善？

如前所述，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信念中，如果犧牲少數人或某群體，讓另一部分人過得更好，這是「不虔誠」的行為，「不是反映出上帝的善或智慧」。³⁵社會進步的首要條件，就是每個人都在自由的狀態下，才能逐漸擁有追求幸福的能力，行使個人意志，展現德性行為，社會才可能進步。在改變的過程中，既得利益者的特權被剝奪，也可能受傷害，但是這是讓全體人類得到幸福的必經之路，即使有缺失，仍是正義之舉。因為唯有全體人類都幸福，社會才達到已啟蒙的

29, 125, 146.

³³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245.

³⁴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12.

³⁵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54.

狀態，才是真正的文明表現，而不再是犧牲平民百姓，成全上層階級的扭曲文明。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啟蒙社會抱持相當高的要求，此特色一直到她晚期著作依舊可見。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快速提升了英國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敏感度。許多同情大革命的英國人紛紛來到法國，以期見證革命對於人類社會帶來的裨益。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是如此，而她對於法國大革命和政治改革的看法在來到巴黎後出現變化。從 1789 年至 1792 年盛夏，許多英國政治激進人士都旅行至巴黎，如威廉斯、庫珀(Thomas Cooper, 1759-1839)、克利斯蒂(Thomas Christie, 1761-1796)、洪闊夫特(Thomas Holcroft, 1745-1809)、華茲華斯和羅傑斯(Samuel Rogers, 1763-1855)等。1791 年之後，法國大革命造成動亂的消息開始在英國流傳開來，大多數英國激進人士選擇不相信這些報導。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92 年夏天決定偕同詹森和富澤利(Henry Fuseli, 1741-1825)一起前往法國，然而此行因為巴黎發生動亂而未能如願。³⁶巴黎的政治和社會情勢在 1792 年中出現劇烈變化，由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和馬拉(Jean-Paul Marat, 1743-1793)等領導的山岳派(la Montagne)，已於 1792 年中時壓倒吉倫特黨(la Gironde)的聲勢，並藉巴黎無套褲漢(the sans-culottes)之助，³⁷對抗立憲與保皇等溫和派分子。8 月法國王權傾覆，廢除君主體制，進入激進的共和時期。9 月初，巴黎發生「九月屠殺」(the September Massacres)。這些造成社會失序的事件，使得許多同情法國大革命的英國知識分子開始質疑革命的激進內容，例如平等和主權在民等概念。普遍來說，除非是主張個人自由、獨立不依賴他人的異議教派，大部分英國人支

³⁶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London, 14 September 1792,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14.

³⁷ The sans-culottes 係指法國大革命時期屬於下層階級的革命分子，多為勞工階級，小商店主等。當時貴族著及膝短褲(culottes)，而下層階級著長褲。

持的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而非共和主義，因此也重新省思法國大革命的訴求。例如華滋華斯在 1792 年下旬匆忙返回英國，往後思想越見溫和，不再擁抱抽象理性，接受英國傳統秩序；³⁸原先著書支持法國大革命的麥金塔許在 1792 年下半葉法國大革命走向極端後，開始對於這場革命感到無望，革命未必帶來改革。³⁹西娃(Anna Seward, 1742-1809)曾在 1790 年嘲諷柏克和其《法國大革命的反思》，現在卻願意再次閱讀柏克的著作，承認柏克思想具說服力。西娃等人原先期待的是法國人模仿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而不是採取 1792 年 8 月後激進的、沒有君主的共和體制。⁴⁰

³⁸ 華滋華斯曾接受高德溫的激進理性思想，並支持法國大革命。1792 年之後他對革命產生質疑，同年底回到英國。在 1795 之後他的政治態度逐漸轉變，不再僅求人的理性，而是在傳統社會中強調人的美德、責任和日常情感。華滋華斯在 1790 至 1791 年間的思想，可參閱 William Wordsworth, "William Wordsworth to Dorothy Wordsworth," Keswill, 6 September 1790, in William Wordsworth and Dorothy Wordsworth, *The Early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1787-1805)*, 35. 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 The Four Text (1798, 1799, 1805, 1850)*, 226, 446, 452. William Wordsworth,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1798)*, in 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with a few other poems*, 112.

³⁹ James Mackintosh,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James Mackintosh*, vol. 1, 84.

⁴⁰ 西娃支持國會改革，法國大革命爆發初期，她支持大革命，否定柏克的政治觀點。參閱 Anna Seward, "Anna Seward to Helen Maria Williams," 12 December 1790, "Anna Seward to Rev. T. S. Whalley," 19 December 1790, "Anna Seward to Mrs. Taylor, 10 January 1790," in Anna Seward, *Letters of Anna Seward: Written between the Years 1784 and 1807*, vol. 3, 44-46, 46, 52. 然而，1791 年中葉之後，西娃的政治態度轉變，認為法國大革命過於強調個人與自然權利，卻沒有適當的社會約束機制，形成自私自利的社會與無政府亂象。參閱 "Anna Seward to Mrs. Knowles," 19 May 1791, in Anna

沃斯通克拉夫特知道英法即將開戰，雙方邊境狀態都不穩定，⁴¹但她依舊決定出訪巴黎。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來到巴黎前，她對於人的理性和社會進步抱持相當高的期待，相信革命後的法國會建立起保護全民自然權利的體制。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評舊政權，同情法國人民，並試圖去解釋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對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讓特權階級流血雖是惡(evil)，這是片面的惡，若能因此讓所有人都得到幸福，仍稱得上正義。過去人類歷史中犧牲平民百姓，以成全上層階級所發展出的文明，不是理性的展現，亦不合乎正義。⁴²她同時質疑在倫敦看到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負面報導的可信度。1792年11月12日，她寫信給友人羅斯科(William Roscoe, 1753-1831)，勸他不要輕易相信對於大革命不利的流言，不要因為革命以最激進和暴力的方式推行，就對革命理念退卻。她認為，在過去舊政權不正義的環境和扭曲的教育下，吾人不可能期待群眾具備深厚的理性。這些人只是「長大了點的小孩」(children of any growth)，拿起武器革命，想當然耳會做出傷害他人之行為。⁴³

沃斯通克拉夫特於1792年12月8日獨自從倫敦出發，前往巴黎。抵達巴黎後，她很快地發現現實與她原先所期待的理想有相當大的落差。眼前失序的城市讓她感到害怕與擔憂，⁴⁴她對人與社會的進步的

Seward, *Letters of Anna Seward*, 75-76.

⁴¹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London, 9 December 1792,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22.

⁴²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53-54.

⁴³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William Roscoe," London, 12 November 1792,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18.

⁴⁴ 沃斯通克拉夫特給胞妹的信中寫到，在混亂的巴黎，她還無法給予公眾事務「正確的看法」(just opinion)，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Paris, 24 December 1792,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看法從此時期開始轉變。

(二) 法國大革命帶來的信仰危機

1792 年後種種的政治危機都嚴重打擊了英國境內或境外支持大革命者的信心。1793 年 1 月路易十六(Louis XVI, r. 1754-1793)被處死，2 月英法宣戰，法國境內的英國人也因為法國法令中視交戰敵國為敵人，而遭到嚴厲地對待。⁴⁵法國政府嚴格檢查與監視巴黎城內可能成為大革命敵人者，強調政治忠誠，違者即被逮捕。1793 年 10 月 9 日公布排英法令，10 月 16 日再公布排外法令，與法國交戰者和未宣示效忠者皆被逮捕，英國激進分子也在此列。⁴⁶同年 10 月 16 日之後，

Mary Wollstonecraft, 225. 1792 年 12 月 26 日，她寫給詹森的信中，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於巴黎動亂和流血事件的恐懼。深夜她獨自在公寓中，覺得隨時有人在對面公寓中監視她，怒視著她。日間的恐怖血腥景象如噩夢般盤踞在她的腦海。她感受到死亡的威脅，「第一次不敢吹熄蠟燭睡覺」。從沃斯通克拉夫特住的公寓看出去，她也目睹法國國王路易十六乘坐馬車去出席審判，「去迎接他的死亡」，路易十六的態度「比我之前想像有尊嚴(dignity)」。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Johnson," Paris, 26 December 1792,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27.

⁴⁵ 1793 年 3 月後國民公會成立的公安委員會(Comité de salut public)，於同年 3 月至 10 月屢屢訂法規下令逮捕任何可能背叛法國革命政府的嫌疑犯，尤其是「過去的貴族和壞公民」。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Première série (1787 à 1799), vol. 60, 51-65, 293-294, 492-496. 同年 9 月公布嚴厲的〈嫌疑犯法條〉(la loi des suspects)，凡是與大革命理念為敵、與敵方有關係者、未到地方當局註冊並通過審問者、未備有公民證明者、與貴族相關之後代或親屬，卻未對大革命活動效力者都是嫌疑犯，交由公安委員會處置審問。關於〈嫌疑犯法條〉，參見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vol. 74, 303-305.

⁴⁶ 凡 1789 年以後才抵達法國境內的英國人，都將成為人質；甚至凡使用英國製品或穿著英國式服飾就有英國人身分之嫌，而被逮捕。

停留在法國境內的所有敵國人民(與法國交戰國之國民)成為階下囚。⁴⁷法國在 1793 年後要求境內無論國內國外人士皆需隨時持有官方發行的護照或相關身分證件。顯然 1792 年底後，法國對於公民權和敵人的界定日益嚴格，激進排他的國家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型態和政治手段。1792 年後的法國政策與英國異議分子所謂的普世慈善精神和世界公民理念背道而馳。⁴⁸

所幸，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93 年初註冊為美國公民伊姆雷(Gilbert Imlay, 1754-1828)的妻子，未被捲入恐怖政治風暴。⁴⁹1793 年至 1795 年

⁴⁷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vol. 76, 639-645.

⁴⁸ 關於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家對於普世慈善的討論，可參考 Evan Radcliffe, "Revolutionary Writing,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Universal Benevolence," 221-240; 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政治激進份子與政治保守人士在普世慈善思想上之辯論，參見 Evan Radcliffe, "Revolutionary Writing,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Universal Benevolence," 228-240. 亦參考 Rémy Duthille, "Richard Price on Patriotism and Universal Benevolence," 24-41. 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激進人士之世界公民理念，以及英國世界公民理念和法國排他性國家主義之摩擦，參見汪采燁，〈法國大革命時期英法對於「世界公民」的認知衝突〉，131-189。

⁴⁹ 沃斯通克拉夫特於 1793 年 6 月移居巴黎郊區訥伊(Neuilly-sur-Seine)，遠離政治核心。而且她在 1793 年初已在巴黎美國大使館註冊為美國公民伊姆雷之妻，雖從未舉行婚禮儀式，名義上已具美國身分。法國未與美國交戰，也就不將美國公民視為敵人，不是法國政府清除和逮捕的對象。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Neuilly-sur-Seine, June 1793,"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31. 必須說明的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93 年初時常出入英國詩人威廉斯在巴黎的社交圈，被引介認識法國吉倫特黨領導人物，吉倫特黨亦請沃斯通克拉夫特著手女子教育或男女同校教育之方案。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Paris, 24 December 1792,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30. 1792 年至 1827 年間，威廉斯在巴黎愛爾維修街(Rue Helvétius)的住所成為法英美激進人士聚會的文學與政治沙龍。威廉斯的政治立場與身分使她成為巴黎公安委員會的眼中釘。參閱 Helen Maria

間，檯面上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迴避政治議題，從她在這段期間留下的書信得知，此時期英法往來信件極有可能被拆閱檢查，不宜多談政治。她寫信回英國，僅報平安。⁵⁰其實她在法國恐怖統治期間也紀錄了對時局的看法和政治反思，但是她避而不提法國政治人物的名字，如羅伯斯比爾和丹東(Georges Jacques Danton, 1759-1794)。她於 1793 年 2 月寫下〈關於當今法國特性的一封信〉(“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揭露法國大革命亂象，但是此文並未在她生前出版，直到 1798 年過世後才問世。⁵¹1793 年夏她開始著手撰寫《法國大革

Williams, *Letter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the Politics of France, from the Thirty-first of May 1793, Till the Twenty-eighth of July 1794, and of the Scenes Which Have Passed in the Prisons of Paris*, vol. 1, 170-171. 亦參閱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Paris, 24 December 1792,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26.

⁵⁰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Eliza W. Bishop,” Neuilly-sur-Seine, 13 June 1793, 和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Le Havre, 19 March 1794, both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32, 248. 直到 1794 年 7 月的信件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才粗略提及 1793 年 10 月法國政府抵制英國人和英國物品的法案：「至於這邊的狀況，以及抵制英國人的法令，我不會多說……」，不過她仍在信中表達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血腥代價感到心痛。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Ruth Barlow, Havre,” 8 July 1794,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57.

⁵¹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6, 439-446. 〈關於當今法國特性的一封信〉不是私人書信，而是特意以書信體寫成的政治觀察。如正文中所述，1793 年後她的私人書信中幾乎不提相關於革命或政治議題。蔣普(Harriet Devine Jump)認為，雖然此封信本就不是私人性質，但是因為內容上幾乎等於告訴讀者，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民主體制和人類發展的樂觀態度出現轉變，那麼她就必須要重新解釋其核心思想。但是此時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發展尚存希望，故蔣普推測，沃斯通克拉夫特因此未曾將此信出版。Harriet Devine Jump, *Mary Wollstonecraft*:

命的起源與進展》(*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ffect It Has Produced in Europe*, 1794)，探討法國大革命發展上的道德問題。⁵²該書於恐怖時期結束後才在英國出版。

在〈關於當今法國特性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以書信體的方式，展開她往後幾年對於法國大革命現狀反思的序言。不同於《人權辯護》和《女權辯護》中對於革命前景抱持信心，該信轉以省思態度批判法國現狀：革命人士空有熱情和同情，但不具備理性，也就缺乏道德判斷力；法國人利己、自愛，僅有虛榮心和看似優雅實則高度奴性的社會風俗，以及狹隘的偽愛國精神(mock patriotism)，不為公共福祉著想，不具普世慈善之理性美德。在到法國之前，她認為法國人個性虛偽輕率，是「最講求感官的民族」。但是她以為在啟蒙運動這樣的「文明進步」中，知識透過各種媒介傳播，「強烈的德性」會自然而然加入到法國的「優雅的社會風俗」(polished manners)中。然而她親自觀察法國社會後，卻對於「革命」和「進步」感到質疑(但不是無望)，不再能樂觀地相信法國大革命會順利地將人類社會推進到民主時代。⁵³她甚至懷疑這場大革命僅改變了政府的形式與名稱，並未改變法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增加理性與智識。

在 1793 年初，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大多數英國政治激進分子相似，認為舊政權的長期暴政導致法國人民當前的悲慘生活。然而身處巴黎的她，更進一步探討法國政治出現暴力失序和排他現象之因素。她認為造成法國大革命走向暴力的根本原因是法國各階級長期以來理性

Writer, 96.

⁵²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ffect It Has Produced in Europe*.

⁵³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444-445.

不足，造成狹隘的利己行為，德性發展扭曲的結果，所以當前法國的狀況不適於民主體制。〈關於當今法國特性的一封信〉描述到，新時代中人們繼續挨餓、死亡，政治上派系傾軋，政府推行非我即敵的排外政策，展現出比舊政權更獨裁、不寬容的政治手段。這一切讓她一度質疑神意的完美：「黃金時代的前景逐漸消逝，幾乎讓我找不著」；「完美境界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已改變。⁵⁴法國的現狀讓她對於普萊斯千禧年主義產生懷疑；人類社會沒有因為法國大革命而推展到完美境界。沃斯通克拉夫特依舊認為，「惡，是行動的重大推力」(Vice, or,evil, is the grand mobile of action)，⁵⁵「惡」促使人們改革。然而，身處巴黎的她，開始害怕這些「惡」的存在；惡可以啟動改革行動，但是尚未具備德性的人們，也可能趁此行一己之報復，社會問題未能根本解決。她在往後的著作中持續討論該議題。

沃斯通克拉夫特承認，新制度尚未將人類社會推進至更好的階段，甚至法國大革命揭露人心最自私醜惡的一面。因此，她對於完美狀態的理論產生質疑。她指出，乍看之下，她可能令讀者以為她「反對上帝的存在」，質疑上帝的美意出現錯誤，又或者上帝根本不存在。但是她緊接著強調，在巴黎的她「沒有成為無神論者」。⁵⁶法國的問

⁵⁴ 此段原文為“*But now,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lden age, fading before the attentive eye of observation, almost eludes my sight; and, losing thus in part my theory of a more perfect state.....*”(「但是現在，在我仔細觀察下，黃金時代的前景逐漸消逝，幾乎讓我找不著；因此，我的完美境界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復存在。」)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444.

⁵⁵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445.

⁵⁶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445.

題是出在革命人士本身就不具理性，自私自利。他們只會操弄政策，派系鬥爭，故他們推動的革命行動，也就不會如沃斯通克拉夫特原先所想的即時帶來幸福。史賓斯(Gordon Spence)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經注意到劇烈政治變革帶來的問題，開始講求「循序漸進」(gradualism)。⁵⁷1792年以前，她十分樂觀地相信，在人們推動革命的過程中，世上諸多的惡必定逐漸改善。此樂觀心態在她來到巴黎後出現轉變：若革命推動者不具備理性和德性，亦即不以上帝給予人進步的方法來促使改變，世界反而進入混亂狀態。

學者佛格森(Moira Ferguson)和陶德(Janet Todd)指出，〈關於當今法國特性的一封信〉展現出悲觀思想，不再認為啟蒙思想可以落實在社會中。這兩位學者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旅居巴黎後對於法國大革命和共和理念失望，民主體制不會改善人們德性，反而會摧毀德性與文明。故在佛格森和陶德看來，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親身經歷法國大革命後，其激進政治思想產生劇烈轉變，不再認為政權改變會促使人類社會進步。⁵⁸筆者不認同該解讀方式。第一，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文中並未全盤否定法國大革命促進人類社會進展到政治完美的可能性。身處法國大革命中的她，「幾乎」看不到理想世界要來臨的前景，以致於她關於人類可完美性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已改變，⁵⁹但在此封信文末她對於共和政治保持了些許希望。沃斯通克拉夫特向來直言快語，文字不拐彎抹角，故語帶保留的書寫方式可以說明其心中對於政

⁵⁷ Gordon Spence, "Mary Wollstonecraft's Theodicy and Theory of Progress," 118.

⁵⁸ Moira Ferguson and Janet Todd, *Mary Wollstonecraft*, 77.

⁵⁹ 沃斯通克拉夫特寫到："But now,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lden age, fading before the attentive eye of observation, almost eludes my sight; and, losing thus in part my theory of a more perfect state....."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444. 中譯請見註 54.

治改革尚存希望。巴黎的經驗讓她更細緻的去探討人性，也明白到，將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轉變為理性是個長久的過程；她依舊展望未來，相信「一個更公平正義的時代正在降臨歐洲」。⁶⁰第二，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94 年和 1796 年出版的著作中，都再次顯示出她的共和思想，以及她對於人和社會進步的信念。

三、「利己」V.S.「慈善」——德性思想與政治反省

(一)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德性思想與政治論述

在〈關於當今法國特性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承認目前法國普遍「缺乏理性」，新舊體制交替後，人們依舊沈溺於「自私的感官享受」，社會風俗冷漠且虛假。⁶¹新政權的政治權力仍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當前最根本的「惡」(vice)是人們行為被「無法無天的激情」(lawless passions)所驅使，逐漸失去「人性」(humanity)、「慷慨大度」(generosity)、「捨己」(self-denial)等重要素質。富人剝奪法國舊貴族的舊有權勢，「狹隘的商業原則」當道，貴族的榮譽感也不復見。⁶²主政者只是「冷漠的算計者」，「只為自己利益，視其同胞為娛樂工具」，早已忘卻政府官員該有的正直不阿。因此，新舊體制交替後，新官員依舊腐化自私，渴望權勢。⁶³

60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445.

61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445.

62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445.

63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該信的尾聲預示讀者，接下來的著作將關注法國國民的道德行為，而不是其社會風俗。⁶⁴在該信中，她已對於法國當前狹隘的利己(self-interest)心態提出批判：利己不具備理性內涵，只是情感上的熱情或衝動。法國社會充斥著利己氛圍，成為目前革命面臨困境的最大因素。自 1787 年以來的著作，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直批判過度的自利自愛，強調普世慈善(universal benevolence)才是理性的判斷力的展現。在 1787 年的《女教論》(*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1787)中，她寫到，母親應該發展孩子天性中的理性，壓制過度的熱情，以免發展成虛榮和利己。⁶⁵而慈善則是神愛世人的智慧展現；吾等展現理性、體諒他人、改善自身不足、對他人行善。這些慈善行為，皆表現出人類可以學習神性的愛，以及上帝以其形象創造人類，使人類靈魂中具備理性的潛力。⁶⁶普世慈善者不會隨一己之私欲行事，他們忍人所不能忍，表現出大愛與關懷他人，故普世慈善是吾人「第一責任」(the first duty)和「第一，且最可親的德性」(This first, and the most amiable virtue)。⁶⁷

盲目衝動的愛國精神、虛榮、野心擴張都是利己心態不斷發展下的後果，而世界公民理想才是慈善的最高展現。1789 年底，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普萊斯《論愛本國》(*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1789)的書評中，再次批判利己，讚許普世慈善。1789 年 11 月，普萊斯在《論愛本國》的佈道文中，譴責自私狹隘的愛國精神，提出具備普世慈善的真愛國精神，並將普世慈善結合了普世性政治思想。英國人不應該

Nation (1793),” 446.

⁶⁴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446.

⁶⁵ Mary Wollstonecraft, *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2.

⁶⁶ Mary Wollstonecraft, *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66.

⁶⁷ Mary Wollstonecraft, *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91, 114, 137.

僅追求本國進步，而排斥他國追尋自由和啟蒙。在普萊斯看來，愛國應該是理性且公正的行為，並非自私的只愛本國而貶低他國。如果只是「透過擴張領土和奴役其他國家，顯示出自身對於偉大和榮耀的渴望」，這樣的愛國是「盲目且狹隘」的排他情感，更是違反他人生來擁有的自然權利和自由。⁶⁸普萊斯指出，「吾人應該在許可之能力範圍內，追求國家進步；但是同時吾人必須視自己為世界公民，小心地為他國的權利主持正義。」⁶⁹也就是應當在愛本國的同時，亦啟蒙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抵制他國的專制主義，推動出版與言論自由，讓他國人民的德性和智識得以發展，進而建立文明的、不壓迫人民的新政府。故「愛國」必須與「普世慈善」併行不悖。他以上帝為證，上帝以「愛全人類和普世慈善是吾人的首要職責」，是最公正的高尚原則。⁷⁰吾等應該以上帝為榜樣，關注世界上其他國家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問題。⁷¹英國和美國先後有了 1688 年和 1770 年代的革命，法國在 1789 年也爆發革命，終於「君主專制換成法治，教會的控制也讓位給理性和知識」。⁷²法國將自由理念推及全世界所有人，痛擊專制主義、封建階級和封建體制中的奴性，世界從此邁向康莊大道。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書評中回應普萊斯的理念，批判狹隘、利己的家國情感，認同普

⁶⁸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in *Political Writings*, 179.

⁶⁹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in *Political Writings*, 181.

⁷⁰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in *Political Writings*, 194, 180.

⁷¹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in *Political Writings*, 180-181. 換句話說，啟蒙自己的國家是愛國的表現；並且，吾人也應該幫助處在專制暴政下的國家啟蒙，「去除黑暗」，「恢復他們的自然權利」，使之成為具備德性和知識的自由國家。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in *Political Writings*, 181-182.

⁷² Richard Price,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in *Political Writings*, 195.

世慈善的「愛」是理性的表現，壓制了內心的衝動。⁷³真正的愛國應該抱持如是理性的普世愛，不是「狹隘的只愛自己」。⁷⁴她一再強調，普世慈善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不違背正義，才是比任何有侷限性的情感更為高貴的原則。⁷⁵

在法國革命如火如荼進行的年代，普萊斯的《論愛本國》激怒了英國保守政治家柏克。柏克出版《法國大革命的反思》的一大目的便是駁斥普萊斯《論愛本國》中的政治論述。柏克對於英國激進人士提出強力批評，認為普萊斯和相關政治改革團體成員自以為擁抱全人類，高唱普世慈善的同時，犧牲了他們對於地方或國家的忠誠和情感；這些人就如同盧梭提出天賦人權，卻將自己的孩子遺棄在孤兒院。簡言之，在柏克看來，這些人支持法國的「新哲學」(new philosophy)之時，忘卻了英國長久以來的憲政、美德和宗教傳統。⁷⁶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出版後，隨著國際政治局勢轉變，1792年後法國大革命走向激烈和暴力，1793年一月法英宣戰，1793年至19世紀初期英國國教派的佈道文、政治保守分子的著作和保守立場的期刊，屢屢附和柏克，一再強調「愛國」與「普世慈善」是對立立場，不可兩全。以致他們筆下支持法國大革命的英國激進分子被描述為親法、親敵人，吹捧普世慈善，自稱世界公民，卻忽視地方情感，甚至將激進人士抹黑為毫無家國感情的冷漠者、叛國者，這些過度理性的冷漠者一旦得勢，勢

⁷³ Mary Wollstonecraft, "Analytical Review: vol. 5 1789," December 1789,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7, 185.

⁷⁴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1.

⁷⁵ Mary Wollstonecraft, "Analytical Review: vol. 5, 1789," December 1789,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7, 185.

⁷⁶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7; Edmund Burke,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35.

必造成法國式的恐怖政治；而講博愛和慈善的法國革命人士，骨子裡是殺父弑君者，進而征服歐洲，瓦解西方文明。⁷⁷

《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激使支持法國革命的英國知識分子紛紛著書回應。沃斯通克拉夫特率先寫作《人權辯護》捍衛英國理性異議派，尤其是普萊斯的道德哲學和政治理念。書中她屢次批評柏克悼念惋惜的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狹隘的利己 / 自愛(self-interest/self-love)之上，西方的封建傳統被柏克視為祖先經驗的果實，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眼中卻是特權的展現，需要改進。英國憲政體制也是如此，沃斯通克拉夫特強調柏克這些保守政治人物是義務性、盲目、不理性的愛國。這樣的愛國精神忽略自身社會的缺點，不求改善。⁷⁸因此，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西方傳統長久建立在利己的非理性情感上(詳下)，建立出有違人性的體制，並將殘害他人的行為解釋為愛自己的國家，⁷⁹就連柏克的言論也是出於利己之心。⁸⁰在 1792 年的《女權辯護》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繼續審視歷史和社會中自私盲目的自愛和利己，如父母壓迫並控制孩

⁷⁷ 例如，Hannah More,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Made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 on the Subjects of Relig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6, 13-14, 40-41; Alexander Carlyle, *National Depravity the Cause of National Calamities, a Sermon*, 15, 24-25; Gabriel Stokes, *Love of Our Country, Distinguished from False Pretences, a Sermon*, 14-17. 又如 “Philanthropy and Benevolence,” 20 November 1797; “Letter from a Lady,” 18 December 1797; “Lies,” 1 January 1798; “Misrepresentations,” 22 January 1798; “the French fraternity,” 12 February 1798; “To the Editor of the Anti-Jacobin,” 19 March 1798; “To the editor of the Anti-Jacobin,” 2 July 1798; “Poetry,” 9 July 1798, all in *The Anti-Jacobin; or, Weekly Examiner*; Edmund Burke, “Regicide Peace,” in *Burke: Select Works*, vol. 3, 76-77, 116-117, 153-154.

⁷⁸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8, 13, 61.

⁷⁹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13.

⁸⁰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13.

子，⁸¹操控兒女婚姻，只為自身家族利益。⁸²她更批評過去西方歷史英雄偉人及其事蹟，多半出自利己的野心，罔顧他人生存權利。⁸³她以羅馬共和時代的元老加圖(Cato the elder, 234 B.C.-149 B.C.)為例，說明過於狹隘的愛國心會導致過度虛榮，一味追求榮耀，對於敵國做出殘酷且毫無人性的決策。這不是真正的愛國心，也不是啟蒙式的利己，因為「真正的職責會相互支持」(genuine duties support each other)，利己、愛國與普世慈善英並行不悖，相輔相成。⁸⁴

反思英國政治，沃斯通克拉夫特也不認為英國是自由的文明國家。她不客氣地指出，許多人自誇英國古憲法保護了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是最具自由傳統的國家，但是，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觀察中，英國是「極為專橫」的國家。⁸⁵英國政府不斷拒絕改革，未改善受壓迫者的不平等待遇。她在 1790 年代屢次批評英國小威廉·彼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政府的政策運作下，使英國社會普遍且強烈地厭惡與自由相關的政治思想，人民言論自由大為縮減，⁸⁶政府的慈善政策(charity)也展露出專制社會下的醜惡人性。英國政府認為，國家財富讓窮人得到較好的照顧，但這些慈善行為只是施捨，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眼中是「去遮掩他們[指富人和貴族]的罪惡，將暴力行為加諸在正

⁸¹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19.

⁸²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59.

⁸³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5.

⁸⁴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98.

⁸⁵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77.

⁸⁶ 參閱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05. 在 1796 年書信中再次批判英國已經失去其自豪的自由傳統，1792 年後的英國充斥著痛恨「自由」的政治風氣。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Hamilton Rowan," London, 12 September 1796,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349.

義之名下」，而社會最底層階級每逢富人便搖尾乞憐。⁸⁷故英國政府的慈善政策不是出於普世慈善的無私奉獻，也不是出自內心的善意，只是強化社會階級意識，展現壓迫者的虛榮與被壓迫者的奴性。對於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真正的慈善是出自個人理性的良善動機，人的內心所想和外在行為必須一致，才是德性的表現。⁸⁸若動機不具美德，施捨也不過是虛榮的行為。該思想反映出前述普萊斯「實踐德性」的理念。

1790 年代英國理性異議教派也著書討論法國大革命中的普世慈善理想。牧師陶爾思在 1790 年底著書批評柏克，指出 1789 年後的法國所抱持的是啟蒙的、理性的愛國精神，秉持著「擴大而全面的慈善」，將和平、自由和幸福帶給全世界。⁸⁹吉比斯在 1791 年為普萊斯下葬的佈道文中，不斷強調普萊斯既熱切關心英國，也關心普世大眾的知識、德性和自由狀況，兼具愛國和普世慈善。⁹⁰1795 年佛西特再次解釋愛國精神與普世慈善，認為吾人友愛鄰居、愛國都應該出於良知(*conscience*)，而非出於習慣或天性而有所偏袒，或對他人表現出德性上的冷漠，故真正的愛國精神和普世慈善是基於同樣的德性，都是理性地愛人類。⁹¹因此在普萊斯、沃斯通克拉夫特、吉比斯、陶爾思和

⁸⁷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87.

⁸⁸ 此思想與普萊斯相似。參閱 Richard Price, *A Review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in Morals*, 184.

⁸⁹ Joseph Towers, *Thoughts on the Commencement of a New Parliament: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Remarks on the letter of the Right Hon. Edmund Burke,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87. 亦參閱 Joseph Towers, *Thoughts on the Commencement of a New Parliament*, 91, 177, 179.

⁹⁰ Andrew Kippis,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Interment of the Late Rev. Dr. Richard Price, on the 26th of April*, 14.

⁹¹ Joseph Fawcett, "Christianity Vindicated in not Particular Inculcating

佛西特等人的著作中都顯示出，他們反對狹隘、排他的利己和愛國精神，推崇普世慈善，亦主張普世慈善與理性、啟蒙的、具包容性的利己和愛家愛國精神並無衝突，甚至相輔相成。不過，唯有沃斯通克拉夫特進一步從普世慈善和利己的觀點來說明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混亂和歐洲文明發展問題。

在 1790 年的政治論述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不斷強調，法國大革命中產生前所未有的體制將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和權利，此政治體制是合乎上帝普世慈善的理性概念。她不認為這樣的嶄新體制在推行時會進入嚴重社會混亂——她沒有考慮到人的非理性可能足以扼殺新社會的美好展望。沃斯通克拉夫特頻頻表示她對於利己的反感，不過她對於利己的批判是專注在不平等政治體制下的非理性行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未親自來到巴黎、經歷恐怖統治前，沒有考量到如果利己是全法國人——或是全歐洲人——普遍德性上的缺陷，法國大革命會出現何種狀況？在新體制下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狀況？

(二) 法國大革命下的反省——對於歐洲文明之批判

《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與進展》於 1794 年出版。⁹²該書以歷經恐怖政治的角度，從德性層面探討法國 1789 年「十月催駕」(the October Days) 前的重要政治事件、變革和缺失。⁹³全書對於 1790 年以後的事件隻字不

Friendship and Patriotism,” in Joseph Fawcett, *Sermons Delivered at the Sunday Evening Lecture, for the Winter Season, at the Old Jewry*, vol. 2, 128-130.

⁹² 沃斯通克拉夫特原意應該是連續撰寫幾冊關於法國大革命發展之書，故《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與進展》頁首寫下「第一冊」，但是她並沒有再著手撰寫或出版第二冊法國大革命相關論著。

⁹³ 「十月催駕」係指 1789 年 10 月 5 日，成群的巴黎婦女遊行至凡爾賽宮，

提，讀者卻可以清楚感受到恐怖政治的氣氛和作者對於恐怖政治的批判。藍道(Jane Rendall)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該書中指出了法國當前兩大問題，一是財富導致貴族奢華腐敗且自私，和商人沉迷於「商業投機」(mercantile speculation)，沒有形成理性和獨立的中產階級精神。二是革命領導者未受過政治哲學教育，且其心智被法國社會風俗腐化。⁹⁴但筆者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點出此二項社會問題，意在深究其肇因，也就是只顧利己、缺乏慈善的德性問題。這次她不只批判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德性上的缺失，更直指革命人士和廣大民眾皆陷入利己的盲目熱情中，社會充斥虛假文明以及偽愛國精神，法國大革命因此而暴力失序。

撰寫此書的期間，許多與沃斯通克拉夫特交好的吉倫特黨員在1793年底被處死，1793年到1795年的巴黎充滿政治迫害和肅殺之氣。⁹⁵在私人書信中，她認為歐洲——不只法國——至少在未來半個世紀都會繼續陷在「動盪不安」的狀況中。⁹⁶大部分理性異議教派友人如普萊斯(1791過世)、普斯利、威廉斯和史東(John Hurford Stone, 1763-1818)堅信千禧年主義，相信理性的上帝會將世界導向完美狀態。即使歐洲當前的國際戰爭、恐怖統治和政治屠殺揭示了上帝的意旨不會簡單且快速地完成，他們依舊認為上帝的計畫是完美且不容質疑，

隔日(10月6日)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室在人民脅迫下，從凡爾賽宮遷至巴黎，這兩日所發生的政治事件。

⁹⁴ Jane Rendall, “‘The Grand Causes which Combine to Carry Mankind Forward’,” 165-166.

⁹⁵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Everina Wollstonecraft,” Havre, 10 March 1794, and “Wollstonecraft to Ruth Barlow,” Havre, 8 July 1794, both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50-251, 257.

⁹⁶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Paris, 1 January 1794,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42.

而法國大革命是千禧年到來的訊息，全體人類的幸福將逐漸實現。相較於這些英國異議教派人士，沃斯通克拉夫特雖然認同法國大革命的理念，但她無法附和千禧年主義，也質疑革命是促使人類進入完美境界的必然方式。她在 1793 年後不斷在思考法國大革命在哪個環節出現了錯；如果真正的文明始於每個人都享有自由，擁有自由後的人們方有可能得到幸福，那麼法國大革命為何如此乖舛？

答案就在於民主政府只「適合於文明最高階段的民族」，必須人人都具備高度理性，但是法國尚未達到人人已啟蒙、具理性的階段。⁹⁷《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與進展》徹底展現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利己的愛國精神和偽愛國者的批判。在前言中她即以「愚蠢的、自私的、瘋狂的、變節的、致命的」等形容詞譴責「偽愛國精神」，⁹⁸該精神長久以來以種種惡行奴役人民。在利己的社會中，歐洲所發展出的高度優雅社會風俗，但是在階級體制下，該社會風俗仍然展現出威權與自私等特色，不是以理性和自由為基礎發展的文明成果。她從西方古典文明開始檢討，認為希羅文明僅侷限在某些思想家所在的城邦和某些階層，也是「帶著愛國精神的殘忍感情，踐踏了最神聖的人類之權利」。⁹⁹再者，希臘羅馬歷史中的英雄們稟著熱情，自私而野蠻地擴張和侵略，殲滅敵人以榮耀國家，而後成為統治市民的專制君主，開始奴役這個社會。就如同家庭中的父母雖愛其家庭，卻強行將其子女置於依附狀態，忘卻「人性和正義」。這些專制者其實不是真正愛

⁹⁷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44.

⁹⁸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vii.

⁹⁹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

國或愛家，只是表現出「狹窄的自愛」(a narrow love of themselves)，尚未發展出普世性的理性情感。¹⁰⁰受壓迫的人們也逐漸地無法感覺到生活中被剝奪的事務或權利。他們只是像是動物一樣活著，成為專制者達成一己目的的工具。¹⁰¹沃斯通克拉夫特從不同的視角檢視西方文明發展，從被壓迫者的角度看待所謂的文明，從家庭內到帝國的建立，都充斥著野蠻不理性的欺壓和侵佔行為。她認為，人類歷史中一直歌頌這類利己心態所展現出的虛榮和野蠻，稱之為愛國精神，甚至視之為恆久價值。然而，這樣的社會風俗中尚未發展出理性，也就不具備道德判斷力。¹⁰²因此，原本狹義的情感應該在理性發展下，轉為更平等、包容性的對全人類的愛，也就是普世慈善，真正的文明才得以發展。¹⁰³

¹⁰⁰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6. 沃斯通克拉夫特強調，基於同情和自私的情感下產生的家庭情感，發展為愛國精神和歐洲的社會風俗，不是理性的展現。她也說明，人如果只依照情感的話，多半是自私的，因為他們不知道一己之舒適實際上和他人的舒適生活息息相關。人性本來就有其侷限——如果人性是偏向感性而非理性的話。但是如果人們發現，普世的幸福有賴於自己，理性就有可能勝過情感，人們就會「為他人著想，如同他們希望他人應該如何對待他們。」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5. 亦參閱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26.

¹⁰¹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35. 而且，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奴役會摧毀了人性中的自然活力，抑制人靈魂中最高貴的情操。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59.

¹⁰² 又如歐洲社會常見的鬥獸、拳擊等娛樂活動中，也可見這類自以為勇敢但實為獸性表現的不文明風俗。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5-16, 89, 227.

¹⁰³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另一方面，沃斯通克拉夫特也看到人的天賦理性正在緩慢發展。¹⁰⁴ 她受到洛克和理性異議教派的影響，不相信人帶有原罪，舉凡與原罪相關的宗教故事皆被她視為無稽，是中古教會援以建立壓迫性制度的說詞。¹⁰⁵ 不過，她肯定中古十字軍和騎士精神帶來的變化。她認為十字軍破壞了歐洲的封建制度，改變歐洲社會面貌，而騎士精神改善了歐洲人的殘暴，逐漸建立起榮譽制度(*the point d'honneur*)和紳士品格(*the character of gentlemen*)。不過，因為此騎士精神仍然展現出特權社會中的特色，並非全然以理性為基礎，故形成的是「不合標準的道德」(*this kind of bastard morality*)，而非真正的德性。¹⁰⁶ 政治思想學者歐尼爾(Daniel O'Neil)指出，在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看來，騎士精神的發展形成對他人負責的責任感，這樣優雅的社會風俗揭示了人類社會的德性發展進入更高的層次，不再只是利己的文明。¹⁰⁷ 沃斯通克拉夫特卻沒有全盤接受這樣的想法。她批評道，歐洲騎士精神再好也只是虛假的、缺乏理性基礎的片面德性表現，因為真正的德性來自於理性的運用。¹⁰⁸ 在這種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

¹⁰⁴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

¹⁰⁵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如亞當、夏娃與蘋果、潘朵拉的盒子、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盜火等故事，皆是教士試圖說服人們人性本惡，讓人們接受教會所建立的制度。沃斯通克拉夫特對中古教會制度評價不高。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

¹⁰⁶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2.

¹⁰⁷ Daniel I. O'Neill, *The Burke-Wollstonecraft Debate: Savagery, Civilization, and Democracy*, 236. 關於十八世紀蘇格蘭思想家與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上的比較，亦參閱 Jane Rendall, "The Grand Causes which Combine to Carry Mankind Forward," 155-172.

¹⁰⁸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28, 41. 柏克在《法

社會風俗下編訂出的法律，部分人的自然權利仍被忽視，例如女性的自然權利、公民權利和繼承權依舊被剝奪。因此，西方文明的發展即使表現出優雅的社會風俗，仍然需要加強「理性」素質，人民方能提昇知識和情感層次，具備德性和正確的判斷力。¹⁰⁹

不過，沃斯通克拉夫特肯定近代以來藝術和商業活動所帶動的知識發展，逐漸應用理性處理社會和經濟等各方面問題。各學門知識——尤其是思想家在政治學上的探討——透過印刷和各種公共空間傳播出去，逐漸改變社會風氣。她相信知識傳播已不侷限在某一社會階層，更多人們逐漸了解歷史中政治、社會和性別的不平等狀況以及國家大事。¹¹⁰因此，知識團體增加，政治哲學在進步，人們的智識和理性亦如此。此運動發展到了一個高點後，革命於是來臨。¹¹¹

國大革命地反思》中描述「十月催駕」事件，為瑪麗皇后(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在凡爾賽的遭遇感到痛心，並哀悼「騎士精神的時代」(the age of chivalry)已死。許多英國激進人士批評或嘲笑柏克對於「騎士精神的時代已死」的哀嘆。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柏克的感嘆中就充滿「騎士精神」，是「不真誠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虛假的情感」。潘恩為「堂吉訶德(Don Quixote)時代荒謬愚蠢的騎士精神已不在」感到高興。凱瑟琳·麥考莉強調，騎士精神的規範已不再適合這個時代。麥金托什表示，伴隨著理性哲學和科學的發展，「社會也必然隨之進步」，而騎士精神之時代也應該隨之逝去。這些激進人士皆認為，時代一直在進步，新時代應該有新的禮儀和新的公民法典。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76;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41;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 71; Catherine Macaulay, *Observations on the Reflections of the Right Hon. Edmund Burke*, 53-55; James Mackintosh, *Vindiciae Gallicae*, 197.

¹⁰⁹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23-225.

¹¹⁰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97-499, 502-503.

¹¹¹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508.

(三)法國大革命下的反省——對於法國大革命參與者之德性批判

在沃斯通克拉夫看來，歐洲人知識的發展和傳播促成法國大革命，但是歐洲文明的內涵尚未具備深度道德，故法國大革命的推展顛簸挫折不斷。她對於革命人士的素質提出強烈質疑：「許多偽愛國者演說其公共改革(public reform)，其實是出於利己之目的」。這些人強調其行為是為了「公共的善(public good)」，事實上是為個人悲慘的過去，行報復之實。¹¹²這類政治人物的宣示，得到許多英國知識分子的信任，包括 1792 年底之前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以為法國政治的進步是德性實踐的結果，法國社會風俗逐漸改善。¹¹³因此，沃斯通克拉夫特反省她在巴黎所見，寫道：

法國人之性格在深根蒂固的專制主義中已經墮落腐化，即使在攻下巴士底監獄這樣的英雄精神中，吾人也看到了相似的性情。這樣令人炫目的野心導致接踵而至的愚蠢和犯罪行為。即使在最充滿公眾精神的行動中，名聲、個人榮耀才是最主要的目的，而不是全法國人的幸福。這樣的觀察讓吾人了解到，沒有美德，智識也不會有深沈的力量，其行為也不具備真正的尊嚴。¹¹⁴

十八世紀英國知識分子常批評法國人民的德性被舊政權政府所形塑的

¹¹²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19.

¹¹³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19.

¹¹⁴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52.

社會風俗扭曲：法國人在禮儀高度發展下，不見德性。¹¹⁵沃斯通克拉夫特進一步指出，法國人民得到了自由之後，性格仍然受制於過去奴役狀態的茶毒，未能獨立判斷，德性沒有因為制度的改變而改善，自然也無法有效地推動社會進步。故人民理性不足，利己自私有餘，虛榮依舊，其行為也就不是真正愛國的表現，不具普世慈善之實。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急迫的派系領導者以「無套褲漢」、「公民」、「平等」等詞彙討好底層人民，¹¹⁶又在權力鬥爭中逐漸讓只了解皮毛、最渴望政治的政客掌握政府主導權。國民會議中的政客，大多數僅運用粗淺的名詞，附和或煽動巴黎群眾。這一連串的災難導致公共秩序瓦解，假自由之名，破壞自由。沃斯通克拉夫特也譴責到，就連在 1789 年 8 月 4 日國民制憲會議通過取消封建制度和第一、第二階級的封建特權的討論過程中，也可以看出許多政客的利己之心，互相猜忌，不合作，不尊重法律；德性、愛國、榮耀都只是說詞，懲罰和掠奪(pay and plunder)才是本意。¹¹⁷她認為，真正的愛國者是指學習過政治哲學，願意放棄個人時間、安全、利益，去實現其政治改革計畫，並傳播政治知識的政治人物。¹¹⁸字裡行間可見 1794 年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雅各賓派系鬥爭和恐怖排外政策的批判。在 1795 年時，沃斯通克拉夫特再次指責法國恐怖時期的政策。她在北歐，眼見挪威人對於法國共和主義的盲目崇拜，忘卻或忽略雅各賓黨以自由之名做出的錯

¹¹⁵ 參閱 Gerald Newman,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al History 1740-1830*, 70-84.

¹¹⁶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82.

¹¹⁷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92-293.

¹¹⁸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93.

誤決策。她警惕讀者，吾人不應該認同羅伯斯比爾及其黨羽，以公眾利益為名實施恐怖統治。¹¹⁹

沃斯通克拉夫特亦批評到，在大眾情緒高昂的情況下，政客以煽情的偽愛國精神包裝其政見，對於政治討論和政治決策造成致命影響。革命勢在必行，但是政客的「自私心態依舊壓過任何高貴的、有包容性的、值得讚賞的見解」。啟蒙思想家——尤其是盧梭——的觀點一再被挪用，為當前的狀態服務。雖然革命人士是為了推翻深根底固的不平等體制和腐敗的法律，卻也污衊了思想家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和原則。¹²⁰沃斯通克拉夫特質疑，在國民議會開會中，每個官員都有其計畫，很少派系領袖持相同觀點，沒有形成任何共識，反而是主張以暴力方式推行革命者得到最多附和。甚者，部分政客力倡改革弊端，草擬憲法，但是當他們支持的計畫破滅時，他們就暴躁不耐地離去，讓國家建設落入一群更野心殘暴的政客手中，甚至模仿司法過程，謀殺無辜人士，企圖快速實現其野心。¹²¹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也沒有使出全力去說服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革命事業逐漸被「偽愛國者和狂熱者」所掌握，徒具野心、殘酷的政客成為主政派系中的領導人物。¹²²在她的理想中，政治變革的領導者應該是具備實踐德性的愛國者，且團結起來，進行溫和的討論與必要的讓步。¹²³在大環節上持

119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41.

120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98-299.

121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99-300.

122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45.

123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相同意見的人們，應該容忍彼此之間意見上的微小差異。如此具誠意地溝通，審慎推行，才是展現出法國革命人士一直強調、卻被派系鬥爭扭曲的「博愛精神」(fraternity)，或是普世慈善。¹²⁴

由這幾段論述可見沃斯通克拉夫特熟稔盧梭所謂的「公意」(general will)，也批判法國和法國政府尚未形成此公意，不具備無私的責任感和遠見。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中，公意是了解國家大事、站在群體立場的全體公民(或其選出的代表)，為公共利益著想，討論公共事務。在此過程中，全體公民和社會聯繫在一起，形成凝聚的群體，呈現出一個共同的意志，也就是能為國家謀最大利益的意志。¹²⁵然而，諷刺的是，羅伯斯比爾主導下的公安委員會，卻也是要快速的落實盧梭的「公意」，欲以快速、排外、恐怖的手段達到一致的政見和自由平等境界。此外，法國新政權所推行的「博愛」政策，已不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所理解的普世慈善精神，而是排外，嚴格區分敵我的兄弟愛。¹²⁶

1793 年後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再為「無套褲漢」辯護，甚至直指他們是不具德性和智識的烏合之眾。¹²⁷在還沒來到巴黎前，她在 1790

the French Revolution, 301-302.

¹²⁴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03.

¹²⁵ Jean-Jacques Rousseau, "Of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s (1762)," in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50-54.

¹²⁶ 參閱汪采燁，〈法國大革命時期英法對於「世界公民」的認知衝突〉，148-149, 151-157, 161-162, 163-166.

¹²⁷ 凱利指出，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柏克以及其他英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傾向於視群眾(crowds)為暴民(mobs)」，這就是歷史學者湯瑪森(E. P. Thompson)所謂的對於下層大眾的德性和價值觀不甚了解。Gary Kelly, *Revolutionary Feminism*, 165. 但是，如正文所述，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群

年於倫敦，反駁柏克對於 1789 年「十月催駕」中群眾的批評，不認為行為粗俗就表示毫無德性。當時柏克如此描寫「十月催駕」事件中，被俘虜的王室成員在群眾(尤其是來自市集的村婦)包圍下前往巴黎：

王室俘虜在可怕的叫喊、淒厲的尖叫、瘋狂的手足舞蹈、邪惡的凌辱中，一位接一位緩緩向前進。所有難以言喻、有如地獄之火般的邪惡，以最粗鄙低下的女性形體呈現。¹²⁸

柏克同情法國王室，以優美詞藻描述瑪麗皇后(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皇后遭到的暴力待遇象徵著西方文明遭到法國大革命的破壞，而起事群眾則被視為不具高尚本質。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人權辯護》中回應柏克：

也許你意指的是那些靠賣蔬菜或魚肉為生的婦女，她們從未受過教育；如果她們不是那麼無知粗俗，她們的惡(vices)或許不會令人厭惡至扭曲變形。¹²⁹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王室和群眾都不具備理性，也就沒有太大差異。而且，她認為，大多數貧窮民眾就像身長在專制家庭中的孩子們一樣，也因為暴政和貧困的處境而變得暴力。她甚至曾為群眾所帶來的動亂做解釋：

如果個人的受難是為了帶來更良好的社會，則此邪惡不是完全的邪惡……這個階段的部分邪惡(the partial evil)所帶來的苦難，是為了讓下一個階段更加完善，嚴格說來這也算是正義。¹³⁰

眾的論述內容在 1790 年到 1793 年底間產生轉變，她並非一開始就將群眾等同於暴民。在《人權辯護》中使用過一次「暴民」(mob)一詞，主要在形容行為粗鄙的大眾，未明顯針對民眾的德性上做批評。不過她確實認為群眾未受理性教育，德性上尚未發展。

¹²⁸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72.

¹²⁹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62.

¹³⁰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89.

然而，時至 1794 年她已改變論調，不再為巴黎群眾的「惡」辯護。¹³¹ 溫柔或粗暴，都不是理性的表現，皆不可取。「十月催駕」中，無論市場中的村婦，或是手持武器的勞工，都是「社會最底層的暴民」(a rabble)，「他們的起事不是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的表現」。¹³²此處的公共精神即是盧梭共和主義中的公意。暴民們不懂國家大事，他們的行為中也沒有任何「英雄精神」(heroism)或「無私性」(disinterestedness)，只表現出野蠻。¹³³因此，法國大革命在「偽愛國者」的政客和「社會最底層的暴民」的手中，在前者的虛榮和自私，後者的無知和暴力下，革命進入到恐怖的狀態，使得當前許多人誤將法國大革命等同於殘酷和暴力。她始終尊重法國革命的初衷，卻對其產生的恐怖感到厭惡，對於宣稱為了落實自由和平等而行恐怖手段者大加撻伐。這些都不符合她的德性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學者陶德認為，《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與進展》一書的文詞展現近乎柏克式對於政治混亂與暴民當道的恐懼情緒。¹³⁴此論值得商榷。雖然 1793 年後沃斯通克拉夫特批判法國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和暴力，但她的立場和柏克始終不同。對柏克而言，法國大革命過程中革命人士鼓動人民造反，並以暴力作為獲得政治權利之重要手段，則暴力必定成為革命的後果。換句話說，暴力一直是他們的政治

¹³¹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58.

¹³²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25-426.

¹³³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30.

¹³⁴ Janet Todd, "Introduction," in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xxvii.

工具，此乃是法國大革命的特徵。而沃斯通克拉夫特批判的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錯誤體制，以及此體制造成人性墮落的現象。再者，柏克從不講個人自由，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則始終未否定個人自由和權利概念。她認為，在舊政權時代，人民的自然權利、平等權、公民權和政治權利被剝奪，逼使許多底層人民去行使詭計，偷竊，搶劫，甚至謀殺。在這樣不具理性和德性的社會中，富人和窮人分別成為施暴者和奴隸——而奴隸的報復向來是兇狠恐怖的。所以，在有違人性和理性的政策和法律體系下，各種神聖的情感、德性和信仰逐漸被抹滅。

四、德性與政治未來可完美性的再反省

(一) 漸進式改革與經驗的重要性

至 1794 年，沃斯通克拉夫特承認，在政治運作上經驗和漸進式改革相當重要。在 1790 年時，柏克批評法國大革命是非自然(*unnatural*)、虛假的(*artificial*)政治變革，因為這些革命黨人頂多是一群沒有任何「實際從政經驗」的「理論者」，¹³⁵忽視了傳統社會秩序和基督教思想，僅憑藉他們「未經試驗的臆測」建立新政府，拿不出任何歷史經驗證明他們的想法是對國家有益的。¹³⁶沃斯通克拉夫特隨即在《人權辯護》大力抨擊柏克依賴的歷史經驗。過去的時代充滿著迷信、壓迫、虛假的社會風俗，法國國民會議需要有一個「更高的典範，而不是僅存在於想像中 [斜體字為原文中所強調]的祖先之

¹³⁵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40.

¹³⁶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66. 亦參閱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31, 33, 39.

德性」。¹³⁷法國大革命建立的政治制度才真正促進社會大眾的德性與幸福，故英國根本不足以成為法國的楷模。¹³⁸然而，1790年柏克已預示到，基於抽象理論的革命將會造成混亂和不穩定，其結果將是暴政和無政府狀態。¹³⁹在1794年時，沃斯通克拉夫特擅用思想家的理論來改變政治體制可能會破壞整體社會，甚至導致無政府狀態。她寫到：「主權在民理念的實現，只適用於真正啟蒙的國家，否則是讓每個人都成為暴君，甚至是最糟糕的暴君」。¹⁴⁰政治哲學家的遠見描繪出完美政府的模式，但其理念超越了他們所處的時代。策動革命的人士依據完美政府的模型來重建政府和國家，但是大部分法國人還不具備深厚德性，不了解政治哲學，也缺乏實際政府運作的知識。¹⁴¹在她看來，制憲會議中的議員「虛榮的」挑選了政治哲學中看似最理想的政治體制，卻還沒有根據當前人民智識發展的狀況訂出建設政府和國家的計畫。¹⁴²然而，建設國家的工作不可虛榮躁進，必須對於政治哲學和實際政府運作熟稔，了解社會發展狀況，審慎行之，否則社會

¹³⁷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41.

¹³⁸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48.

¹³⁹ 柏克認為，一場基於抽象理論的革命將會造成混亂和不穩定，其結果將是暴政和無政府狀態，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39. 柏克對於推測且抽象的理性主義的質疑與敵意早在1744年他就讀於都柏林的三一學院就已開始。彼得·史丹利思(Peter J. Stanlis)指出，柏克逐漸認為：「啟蒙運動中的理性主義哲學家，鼓勵人們去接受具破壞性的分析和批評人類歷史中所累積下來的成就。」Peter J. Stanlis, *Edmund Burke: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150.

¹⁴⁰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19, 468.

¹⁴¹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54-356, 398.

¹⁴²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55.

必定失序。

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承認實踐政治理想過程中，有限的君主政體是社會風俗尚未改善前的權宜體制，並能有效制衡立法機關，¹⁴³但並非最佳或最終的體制。她認為「國家的革命應該是漸進式進行；因為以暴力或形式上的改變不會出現具智慧的改革方式」。¹⁴⁴實地的觀察讓她不得不承認，政治理論被不當使用或貿然地快速推行，可能會破壞整個社會，甚至導致無政府狀態。當然，沃斯通克拉夫特並非否定關於人類政府發展階段或保障人權的政治哲學。她強調的是，政治哲學是關於國家與人民的實用學問，她應該掌握人們的需求、弊病、德性、幸福和不幸等狀況，計算各機構運作的善和惡的加總，以保障每個人的自然權利、公民權和政治權。¹⁴⁵不過，儘管政治改革在現實社會中遇到重重障礙，沃斯通克拉夫特還是強調，法國新政權是建立在正確的政治哲學和人權宣言之上，透過知識傳播，啟蒙思想繼續影響人民的心智，學習理性判斷。¹⁴⁶她最終仍相信民主自由的理想社會有可能達成，但其前提是每個人都要具備足夠的理性和知識，才能夠壓制其本性中種種過度的利己情感，進而真正的關懷全社會。

1795年夏天，沃斯通克拉夫特代表伊姆雷到瑞典、挪威和丹麥處理北歐船務和生意上的問題，¹⁴⁷期間也寫成《北歐書簡》，一部結

¹⁴³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53-354.

¹⁴⁴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55.

¹⁴⁵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97.

¹⁴⁶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88-489.

¹⁴⁷ 在 1795 年 5 月 19 日，伊姆雷在一份文件受授權「我最要好的朋友與妻

合個人憂鬱、面對大自然的澎湃心情和理性政治觀察的旅行書寫。字裡行間也延續了她對於文明發展狀況、對於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和實踐，以及愛國與普世慈善等議題的關切。¹⁴⁸在瑞典，她發現因法國大革命的緣故，皇室現在更加謹慎，「貴族在各地受到的尊敬已減少」，農民也「不再盲目崇拜封建領主，反而是以男子漢之姿訴說被壓迫的情形。以前他們被教導成認為自己是屬於不同階級的人，所以沒有想過它們所受到的待遇是種壓迫」。¹⁴⁹挪威雖然政治上臣屬於丹麥，卻不像是被統治的省分，反而是她見過最自由的地區。在這裡，人們的地產被分配成小農場，耕種者擁有土地所有權，這造成一定程度的獨立和平等。她在這裡從未聽過關於「專斷或壓迫」的事情。¹⁵⁰富商將他的財產平均分配給每個孩子；地方政府雖然握有大權，做的卻是對

子(Mary Imlay my best friend and wife)」全權處理他在北歐的海運事務，參見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Hull, 10 June 1795, editor's note,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90. 伊姆雷在挪威的船運事業在 1795 年陷入更嚴重的困境。他希望沃斯通克拉夫特能夠以他的妻子和特使的身分出使北歐四個月，幫助他解決生意上的問題，也順便分散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於他們兩人關係的注意力。參閱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London, 22 May 1795;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London, 27 May 1795; "Wollstonecraft to Gilbert Imlay," Hull, 10 June 1795, all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287-288, 288-289, 289-290. 瑞典學者奈斯傳(Per Nyström)研究發現，沃斯通克拉夫特此行主要在找尋伊姆雷的貨船「自由號」(La Liberté)，該船載滿銀盤和波旁風格餐盤，在波羅的海上被竊，轉航行至挪威。Per Nyström, *Mary Wollstonecraft's Scandinavian Journey*, 16-32.

¹⁴⁸ 《北歐書簡》用字情感豐沛，其美感經驗歷來為文學家和文學研究者注意。相比之下，此作較少被思想史學者重視。

¹⁴⁹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78.

¹⁵⁰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02.

人民好的事，因為政府官員懂得以「審慎」為原則，並且「沒有時間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暴君」。一位當地人告訴沃斯通克拉夫特，去年有位官員濫用職權，於是被「撤職」。¹⁵¹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該書附錄中再次反思 1790 年代她所經歷的政治事件，再次承認漸進式改革才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最佳方式。她指出，因為改革者想要迅速破壞舊政權中諸多的「惡」，欲以快速的革命和暴力手段達成目標。但是，這樣的行動是錯誤的：

滿腔熱忱的人們[係指革命黨人]對於人類抱持狂熱感情，渴望在法律和政府上冒然做出改變。為了使這些改變有益且永久，它們必須經過時間的醞釀，從每個社會中發展出來，是每個國家的智識發展逐漸成熟後的成果，而不是以不自然地加速方式強行使一個社會產生變化。¹⁵²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前最後一本出版著作中，她對於法國大革命已有了新的體認。她承認法國大革命帶來的變革是以不自然的速度加快人類的進步，把新政府和新法律強行行使於一個準備不足的社會。所以，若是實行循序漸進，適應於各國家發展狀況的改革，則其成果得以逐漸成熟。不過，沃斯通克拉夫特依舊堅持，每個人都應獨立，做出理性的道德決斷，主動追求進步。政治變革可以緩慢，但最終朝向的目標未曾改變，也就是她自始自終都堅持，共和主義才是文明社會理想境界。

¹⁵¹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01-102.

¹⁵²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ppendix.

(二) 德性、自由與人類未來可完美性

1790年代中期歐洲各國的國家主義高漲，英法之間的敵意只增無減。即使沃斯通克拉夫特具美國公民身分，在恐怖時期不會觸犯國民公會的排英法令和排外法令，她對於歐洲各國政府祭出嚴厲法條壓制言論與出版自由、不容與政府相左之政治言論，始終有諸多不滿；對於國與國之間的敵意、隔閡和戰爭狀態感到不耐煩。如同她一直以來的立場，她認為地方情感或只愛本國以致於排斥他人是思想狹隘和不自由的表現。¹⁵³在挪威沿海的海港城市中，她觀察到該地區大多數人都愛國，但這樣的愛國精神中缺乏公共精神。¹⁵⁴她解釋到，公共精神表現出人性中「最高的德性」(the grand virtues)，關懷公眾福祉，具備這般最高的美德需要更高的智識。¹⁵⁵此處既呼應盧梭式的共和主義，顯示沃式的政治理念不變，也再次看到她以普世慈善的信念來詮釋「公意」。她觀察到，挪威僅有少數知識分子、教士或醫生關心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政治議題，大部分人們如商店主、船隻擁有人、農人的心思和活動範圍都以家庭為主，他們關切的不外乎是如何致富，因而導

¹⁵³ 此外，她也認為，旅行觀察的用意不是下專斷的結論，證明自己國家最好，也不是在形塑國家特色，製造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旅行的目的方面是在了解各地德性進步狀況和社會風俗，進而掌握人類社會改善的進度，也是引導讀者「審視和討論」，打破人為、造成彼此隔閡的國家特色。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93, 172.

¹⁵⁴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03.

¹⁵⁵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03.

致人們心胸眼界狹隘，不關心國家大事。¹⁵⁶這就反映出該地區人們的智識依舊在蒙昧階段，僅有利己情感。她相信，如果透過書籍知識的傳播，北歐各國人民對於法國大革命及其政治的討論，將會擴展人民的心胸和智識，逐漸出現「公共精神」。¹⁵⁷

沃斯通克拉夫特終生都在探求人們該如何得到幸福。究竟人類的幸福是存在於盧梭所謂的自然狀態，人們維持在「不自覺的無知中」(unconscious ignorance)？還是存在於「高度發展的心智狀態」(the high-wrought mind)？¹⁵⁸沃斯通克拉夫特既厭惡西歐文明社會的不自由和階級社會，但她自我放逐到低度發展的北歐後，她卻體認到，文明社會雖然依舊有諸多德性上的缺失，也比停留在野蠻無知來得好。¹⁵⁹在沒有德性和智識發展的低階社會，有如生來就被禁錮在巴士底監獄中，足以抹煞一個人的任何發展可能性，又怎麼可能體認到法國大革

¹⁵⁶ 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直對於文明的進展表示正面肯定，認為工商業的發展可以帶動知識的流通和更自由的社會。參閱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21-122, 150. 她所反對的是只關心如何致富、只重個人利益，忘卻人性和他人的利己行為，參閱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24, 141, 191, 193.

¹⁵⁷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03.

¹⁵⁸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22.

¹⁵⁹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21-122, 133. 在觀察海上水手或北歐當地居民時，沃斯通克拉夫特重新思考巴黎在文化上的成就，承認如果她先來到北歐再去法國的話，「我對於法國人的虛榮心和腐敗所下的評論應該不會這麼嚴厲」。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2. 亦參閱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65, 174.

命推翻巴士底監獄的必要性，遑論公共精神的培養。故她在挪威里瑟爾(Risor)時感嘆：「何必談及巴士底監獄！生在這裡，就是天生被關在巴士底監獄裡——所有可以增長知識，或是擴展心胸的可能性都被拒於門外。」¹⁶⁰

因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北歐書簡》進而肯定外在環境對於人事成敗影響之大。她指出，吾人性情中的能量「足以使一個人成為膽大的惡人」，但如果處在良好社會環境的話，他曾有機會「成為社會中 useful 的人」。¹⁶¹個人的不正義行為不只是個人的錯；當整個社會都對他不義，或社會不寬容時，即已經一步步將此人逼向不正義之路。受到洛克影響，沃斯通克拉夫特不認為惡人是天生如此，是環境中錯誤的教育使他成為惡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又指出，如果一個強者的心智「沒有因為陶冶而產生教養」，這是他感受到的不正義感「造成其心智不講正義」。¹⁶²因此，任何強人皆可能是慈善的，但是在沒有理性和德性可言的社會中，或是在壓迫扭曲的社會裡，強者的力量很可能轉為血腥暴力的報復工具。同樣的，任何出於慈善動機的行動，也就需要在具備理性的社會中才得以正常發展。從這些段落中可以看到，沃斯通克拉夫特依舊相信人有各種發展的潛力，然究竟能否充分運用理性，成為慈善之人，她不再有肯定的答案。這中間有許多變數，而外在環境是足以成為扭曲人心的環節。¹⁶³ 而這樣的敘述中，已完

¹⁶⁰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31.

¹⁶¹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68-169.

¹⁶²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69.

¹⁶³ 沃斯通克拉夫特這部份人類可完美性議題，在其次女瑪麗·雪萊(Mary Shelley, 1797-1851)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全不見異議教派的千禧年主義和天佑史觀的樂觀。

個人如此，政治變革也是如此。在巴黎時，她寫道：「自由是堅實之善(a solid good)，需要吾人的尊敬和關心。」¹⁶⁴1795年夏，沃斯通克拉夫特再次反思，出於善念的法國大革命為何轉成惡的力量？她知道英國政治激進分子習慣將法國大革命的失敗和法國人個性中的墮落，歸咎於舊政權長期累積的錯誤。她越來越質疑這種看法：過去兩年恐怖時期，貌似具備德性及革命熱誠的法國革命人士和軍隊，真正在實踐革命時，可曾見到更具德性的表現和結果？¹⁶⁵她再次強調《法國大革命起源》中的論點：因為人民普遍處在未啟蒙的狀態，不理性，自私自利，故法國大革命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以公眾利益為名，行血腥暴力之實，革命註定被扭曲和利用，而挫折重重。

五、結語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經歷和體會中，她逐漸了解政治和社會變革，遠比她從書中了解的或其他異議教派朋友設想的更複雜難解。要達到在自由、保障人權的體制中，每個人都具備理性思辨的完美境界，激進的政治變革並不是最佳途徑。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德性思想和共和主義大致不變，但在親自拜訪過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和歐洲其他地區後，卻逐漸衍生出不同的政治反省。她譴責暴力，並探究革命發展屢遇挫折之人為因素，直指法國大革命參與者的自私與虛榮造成革命

1818)中也反映出類似思考。

¹⁶⁴ Mary Wollstonecraft,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68.

¹⁶⁵ Mary Wollstonecraft,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2.

事業窒礙難行。沃斯通克拉夫特抵達巴黎後，越發肯定上帝沒有介入人類社會的推進。她不認為每個階段的社會，無論善或惡的安排，皆是上帝的計畫。不過她從未懷疑神給予人理性的可能性，與自我改善的能力。人應當主動提昇自我知識和德性，進而為社會改革效力。她一生堅持自由和共和理念，以此檢視所有社會狀況。故她始終相信法國大革命推動時的理念正確無誤且激勵人心，自由和平等理念的推行是達到政治完美境界的必要起點。而法國大革命推行時的種種挫折，反映出時人理性不足、自私自利的根本德性問題。筆者認為，相較於同時代的激進分子紛紛提出並堅持政治改革的一套計畫，例如理性異議教派的普斯利畢生堅持「凡是真理的和正確的，終將獲勝」——法國大革命理想將傳遍世界，其政治革命會被其他國家所仿效，¹⁶⁶或是潘恩堅信激進民主改革的政治原則和革命方式，¹⁶⁷或是無神論的高德溫（從未在1790年代來到法國或歐洲）強調人的理性能力和理性政治體制的建立，¹⁶⁸沃斯通克拉夫特最引人入勝的是，在其共和思想和德性思想基礎下，隨著不同時期的實地經驗做出反省和修正，思考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會引起的問題和缺失。其思想或許不如1790年代潘恩或高德溫具革命性，也不是始終都激進強硬，而是反映出自我和外在社會強烈互

¹⁶⁶ Joseph Priestley, "Priestley to Condorcet," post 30 July 1791, in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Priestley*, ed. John Towill Rutt, 130.

¹⁶⁷ 關於潘恩的政治思想，參閱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I, and Rights of Man, Part II*, in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59-153, 156-263. 關於威廉斯的政治態度，參閱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from France: Containing a Great Variety of Interesting and Origin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that Have Lately Occurred in that Country, and Particularly Respecting the Campaign of 1792* 和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the Politics of France, from the Thirty-first of May 1793*.

¹⁶⁸ William Godwi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William Godwin, *Things as They Are; or, the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

動下，一位自持普世慈善、厭惡排他國家主義的世界主義者在 1790 年代的細膩反思及其變化，也擴大了傳統自由思想的討論廣度。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過世前的書信中曾寫到：「吾人不應該對於他人的意見過於焦慮。——我不喜歡辯護。——那些認識我的人，以為我依原則而行。……關於人類最好的部分的意見，我會接受——我依賴我自己。[斜體字為原文中所強調]」¹⁶⁹她不會死守一套原則，為之辯護。她依賴的是自己的獨立判斷，既堅持己見，也隨狀況改變而調整思想內容。她的旅行經驗讓她明白到，任何看似至善的政治理念，在推行時都必須考慮可能造成的負面結果。雖然她依舊不滿現狀，她仍相信人類具備可完美性，會逐步達到人人已啟蒙的境界，但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總是存在各種可能性和不確定性——只要是涉及人心的工作就會有許多變數。這使得她不再支持大張旗鼓的激進革命，而是改為漸進且務實的改革方式，從教化人心，強調從知識傳播的方式做起。

(本文於 2016 年 12 月 26 日收稿；2017 年 6 月 22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國家何在？——1789-1815年間英國激進異議教派人士的世界主義式愛國精神研究」(計畫編號：NSC 105-2410-H-030-025)的部分研究成果。蒙科技部的經費協助，特此致謝。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對於本文論點深化助益良多。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新絲路 新思路——2016年世界史學術會議」(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2016年11月4日)，得到與會學者的提問與指教，在此一併致謝。

¹⁶⁹ Mary Wollstonecraft, "Wollstonecraft to Mary Hays," September 1797,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413.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a 1860*. Première série (1787 à 1799). Paris, 1862-1914.
- Burke, Edmund. "Letter to Charles-Jean-François Depont (October 1789)." In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Vol. 1. Edited by Charles William, Earl Fitzwilliam, and Sir Richard Bourke. London: F. & J. Rivington, 1852.
-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Edited by L. G. Mitch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urke, Edmund.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London, 1791.
- Burke, Edmund. "Regicide Peace (1796)." In *Burke: Select Works*. Vol. 3. Edited by E. J. Pay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8.
- Carlyle, Alexander. *National Depravity the Cause of National Calamities, a Sermon*. Edinburg, 1794.
- Fawcett, Joseph. "Christianity Vindicated in Not Particular Inculcating Friendship and Patriotism." In Fawcett, *Sermons Delivered at the Sunday Evening Lecture, for the Winter Season, at the Old Jewry*. Vol. 2. 2nd edition. London: J. Johnson, 1801.
- Godwin, William.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London, 1793.
- Godwin, William. *Things as They Are; or, the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 London, 1794.
- Godwin, William.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by Richard Holm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1798].
- Kippis, Andrew.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Interment of the Late Rev. Dr.*

- Richard Price, *on the 26th of April*. London, 1791.
- Macaulay, Catherine. *Observations on the Reflections of the Right Hon. Edmund Burke,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in 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 The Earl of Stanhope*. London, 1790.
- Mackintosh, James. *Vindiciae Gallicae*. London, 1791.
- Mackintosh, James.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James Mackintosh*. Vol. 1. London: Edward Moxon, 1835.
- More, Hannah. *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M. Dupont, Made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France, on the Subjects of Relig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London, 1793.
- Paine, Thomas. *Rights of Man, Part I* (1791). In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aine, Thomas. *Rights of Man, Part II* (1792). In *Pain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Bruce Kukli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rice, Richard. *Four Dissertations. I. On Providence. II. On Prayer. III. On the Reasons for Expecting that Virtuous Men Shall Meet after Death in a State of Happiness. IV. On the Importance of Christianity,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Miracles*. London, 1767.
- Price, Richard. *A Review of the Principal Questions in Morals* (1787). Edited by D. D. Raphae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8.
- Price, Richard.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1789). In *Price: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D. O. Tho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Priestley, Joseph. *Letters to the Right Hon. Edmund Burke, Occasioned by Hi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Birmingham, 1791.
- Rousseau, Jean-Jacques.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1750)." In *Rousseau: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ousseau, Jean-Jacques.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1755)." In *Rousseau: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ousseau, Jean-Jacques. "Of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 Rights (1762).” In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utt, John Towill, ed.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Priestley*. Vol. 2. London: R. Hunter, 1831.
- Seward, Anna. *Letters of Anna Seward: Written between the Years 1784 and 1807*. Vol. 3. Edited by A. Constable. Edinburgh, 1811.
- Shelley, Mary Wollstonecraft.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the 1818 version*. Edited by D. L. Macdonald and Kathleen Scherf. Peterborough, Ont.; Fairwater: Broadview, 1994 [1818].
- Stokes, Gabriel. *Love of Our Country, Distinguished from False Pretences, a Sermon*. Dublin, 1797.
- The Anti-Jacobin; or, Weekly Examiner*. London, 1797-1798.
- Towers, Joseph. *Thoughts on the Commencement of a New Parliament: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Remarks on the letter of the Right Hon. Edmund Burke,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 1790.
- Voltaire. *Candide, ou l'Optimisme*. London, 1759.
- Wardle, Ralph M., ed. *Collecte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 Williams, Helen Maria. *Letters from France: Containing a Great Variety of Interesting and Origin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that Have Lately Occurred in that Country, and Particularly Respecting the Campaign of 1792*. 2 vols. London, 1793.
- Williams, Helen Maria. *Letters Containing a Sketch of the Politics of France, from the Thirty-first of May 1793*. 2 vols. London, 1795.
- Wollstonecraft, Mary. *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1787). Bristol: Thoemmes, 1995.
- Wollstonecraft, Mary. *The Female Reader* (1789).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4. *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The Female Reader; Original Stories; “Letters on the Management of Infants;” “Lessons.”* Edited by Jane Todd and Marilyn Butler. London: Pickering, 1989.

- Wollstonecraft, Mary. "Analytical Review: vol. 5 1789." December 1789.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7. On Poetry; Contributions to the Analytical Review*. Edited by Jane Todd and Marilyn Butler. London: Pickering, 1989.
- Wollstonecraft, Mary. "Analytical Review: vol. 8 1790." November 1790.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7. On Poetry; Contributions to the Analytical Review*. Edited by Jane Todd and Marilyn Butler. London: Pickering, 1989.
-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1790). I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Janet Tod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1792). Edited by Deidre Shauna Lynch. 3rd e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2009.
- Wollstonecraft, Mary. "Letter on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French Nation (1793)."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Vol. 6. 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tters*. Edited by Jane Todd and Marilyn Butler. London: Pickering, 1989.
- Wollstonecraft, Mary. *An History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ffect It Has Produced in Europe*. London, 1794.
- Wollstonecraft, Mary. *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96). In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and Memoirs of the Author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ited by Richard Holm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 Wordsworth, William.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1798). In 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with a Few other Poems*. Edited by Michael Schmidt. London: Penguin, 1999.
- Wordsworth, William. *The Prelude: The Four Text (1798, 1799, 1805, 1850)*. Edited by Jonathan Wordsworth.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 Wordsworth,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The Early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1787-1805). Edited by Ernest de Selincour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5.

二、近人論著

汪采燁，〈法國大革命時期英法對於「世界公民」的認知衝突〉，《新史學》26：2(臺北，2015)，頁 131-189。

Bahar, Saba. "Richard Price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Wollstonecraft's Feminism." *Enlightenment and Dissent* 18 (1999): 1-15.

Barker-Benfield, G. J. "Mary Wollstonecraft: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 Wom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0 (1989): 95-116.

Duthille, Rémy. "Richard Price on Patriotism and Universal Benevolence." *Enlightenment and Dissent* 28 (2012): 24-41.

Ferguson, Moira, and Janet Todd. *Mary Wollstonecraft*.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4.

Garrett, Clarke, "Joseph Priestley, the Millenniu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4:1 (Jan-Mar 1973): 51-66.

Jump, Harriet Devine. *Mary Wollstonecraft: Writer*. New York;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Kelly, Gary. *Revolutionary Feminism: The Mind and Career of Mary Wollstonecraft*.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2.

Kramnick, Isaac. *Republicanism and Bourgeois Radicalism: Political Ideolog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Lincoln, Anthony. *Som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English Dissent, 1763-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Newman, Gerald.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al History 1740-183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 Nyström, Per. *Mary Wollstonecraft's Scandinavian Journey*. Göteborg: Kungl. Vetenskaps- och vitterhets-samhället, 1980.
- O'Neill, Daniel I. *The Burke-Wollstonecraft Debate: Savagery, Civilization, and Democrac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ocock, John G. A.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Radcliffe, Evan. "Revolutionary Writing,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Universal Benevol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4:2 (April 1993): 221-240.
- Rendall, Jane. "'The Grand Causes which Combine to Carry Mankind Forward': Wollstonecraft, History and Revolution." *Women's Writing*. 4 (1997): 155-172.
- Sapiro, Virginia. *A Vindication of Political Virtue: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Mary Wollstonecraf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eed, John. "'A Set of men powerful enough in many things': Rational Dissent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England, 1770-1790." In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 Rational Diss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 140-1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pence, Gordon. "Mary Wollstonecraft's Theodicy and Theory of Progress." *Enlightenment and Dissent* 14 (1995): 105-127.
- Stanlis, Peter J. *Edmund Burke: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 Taylor, Barbara.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odd, Janet. "Introduction." I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Janet Tod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Webb, Robert K. "The Emergence of Rational Dissent." In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 Rational Diss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 12-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oral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tudy of Wollstonecraft's Political Thought

Tsai-Yeh 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 was a leading British radical think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mpared with scholarly attention to gender and feminism in Wollstonecraft's works, her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fter 1792 has received rather little atten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Wollstonecraft's political thinking. The first section explores Wollstonecraft's ideas of virtue, republicanism, and liberty based on Unitarianism, and how her ideas chang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how Wollstonecraft approached the problems and conflicts that occurred or would occur during the fulfillment of a political action. She explained why the Enlightenment ideals turned into political terror, and the future possibility of the Revolution based on her idea of virtue against self-interest and narrow patriotism. The third section points out how Wollstonecraft demonstrated the skepticism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Once she no longer supported radical revolution, she suggested that it was more effective to carry out progressive reforms that were suited to each nation. Her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well as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1790s, therefore, contributed to the 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British rational dissenters of this period and offered a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of the revolutionary age.

Keywords: Mary Wollstonecraft, French Revolution, rational dissent, virtue, patriotism